



女
交
通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女 交 通

原著

余

松

岩

改编

丁

国

联

绘画

上海市美术·

学校第五期

工农兵美术·

创作学习班供稿

扫描

侠骨丹心

制作

侠骨丹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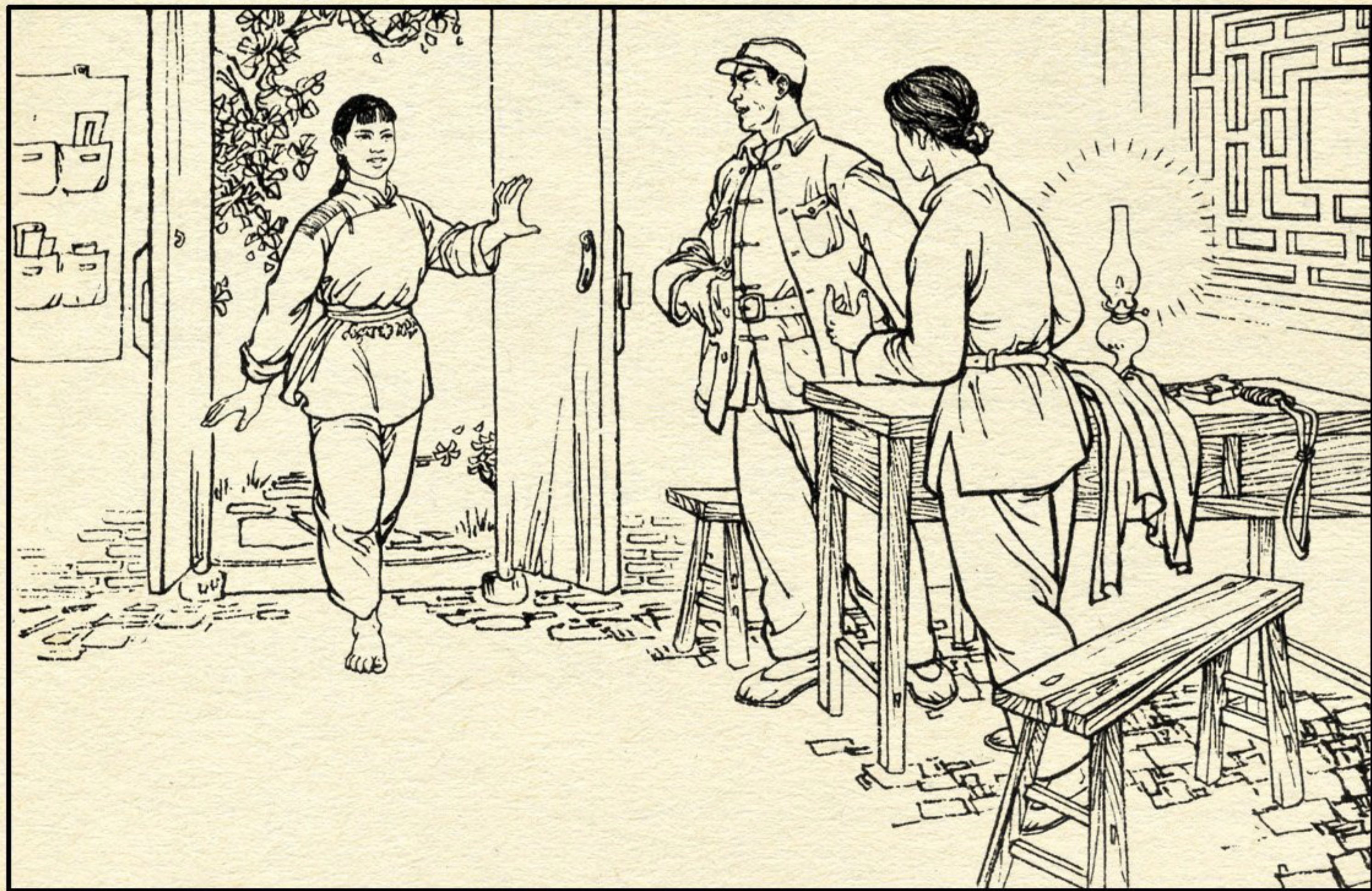
侠骨
丹心

【 内 容 提 要 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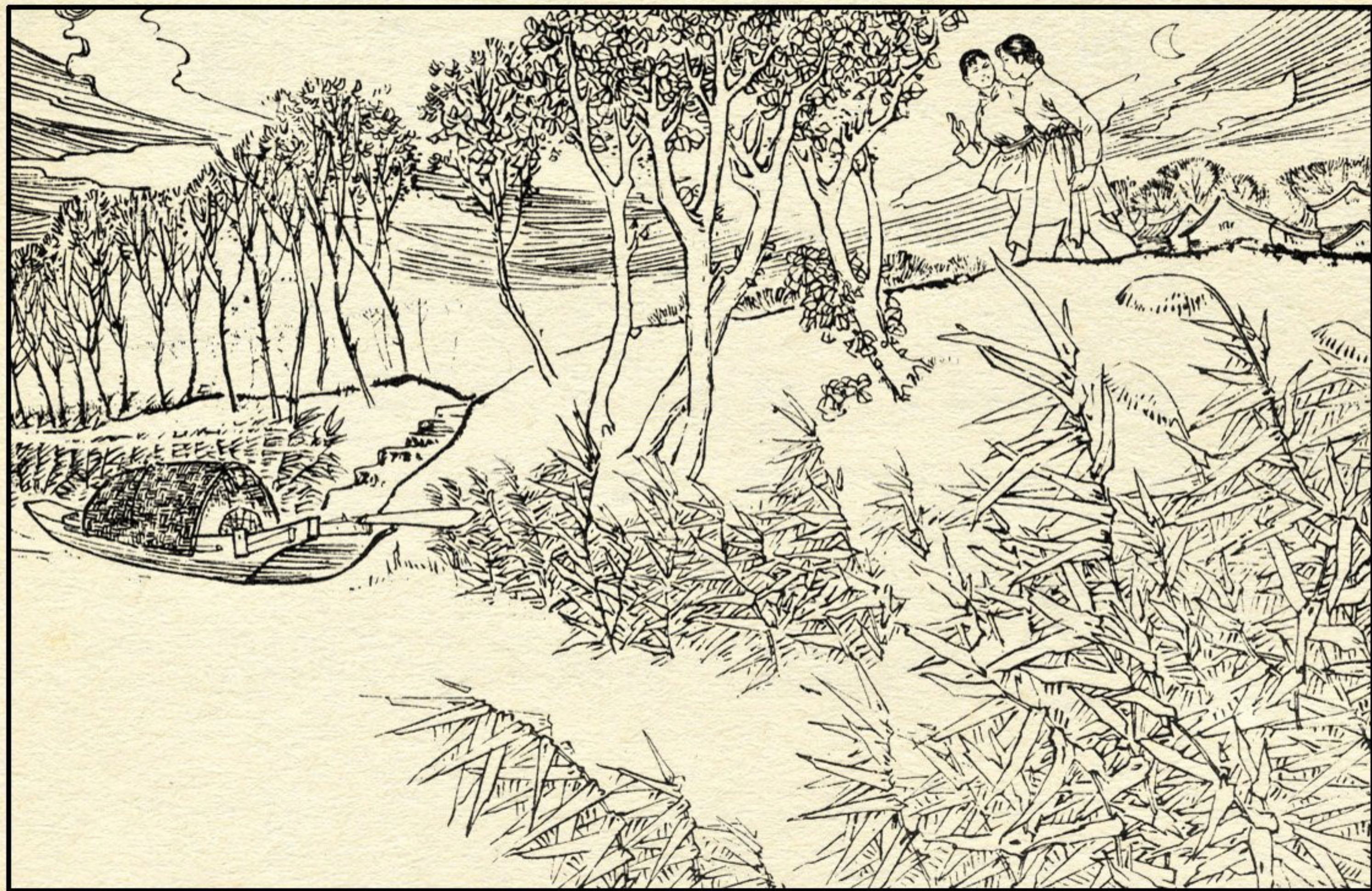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女交通员的故事。故事描写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南方水乡双沙地区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日寇汉奸展开的斗争。它通过周水姐护送一个干部去双沙，闯过敌七关八卡，机智、勇敢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情节，刻划了一个女交通员的英雄形象；反映了我党干部和抗日人民之间的阶级情谊和鱼水关系。

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第1版





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我接到中心县委的紧急命令，调我到水乡双沙地区担任领导工作。接我前去的是一位年轻的渔家姑娘。



为了路途上的方便，我身穿孝服，扮作奔丧的人。乘着夜色，我俩疾步走到河岸边，岸边系着一只小船。在路上简短的交谈中，我得知她是这儿的交通员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名叫周水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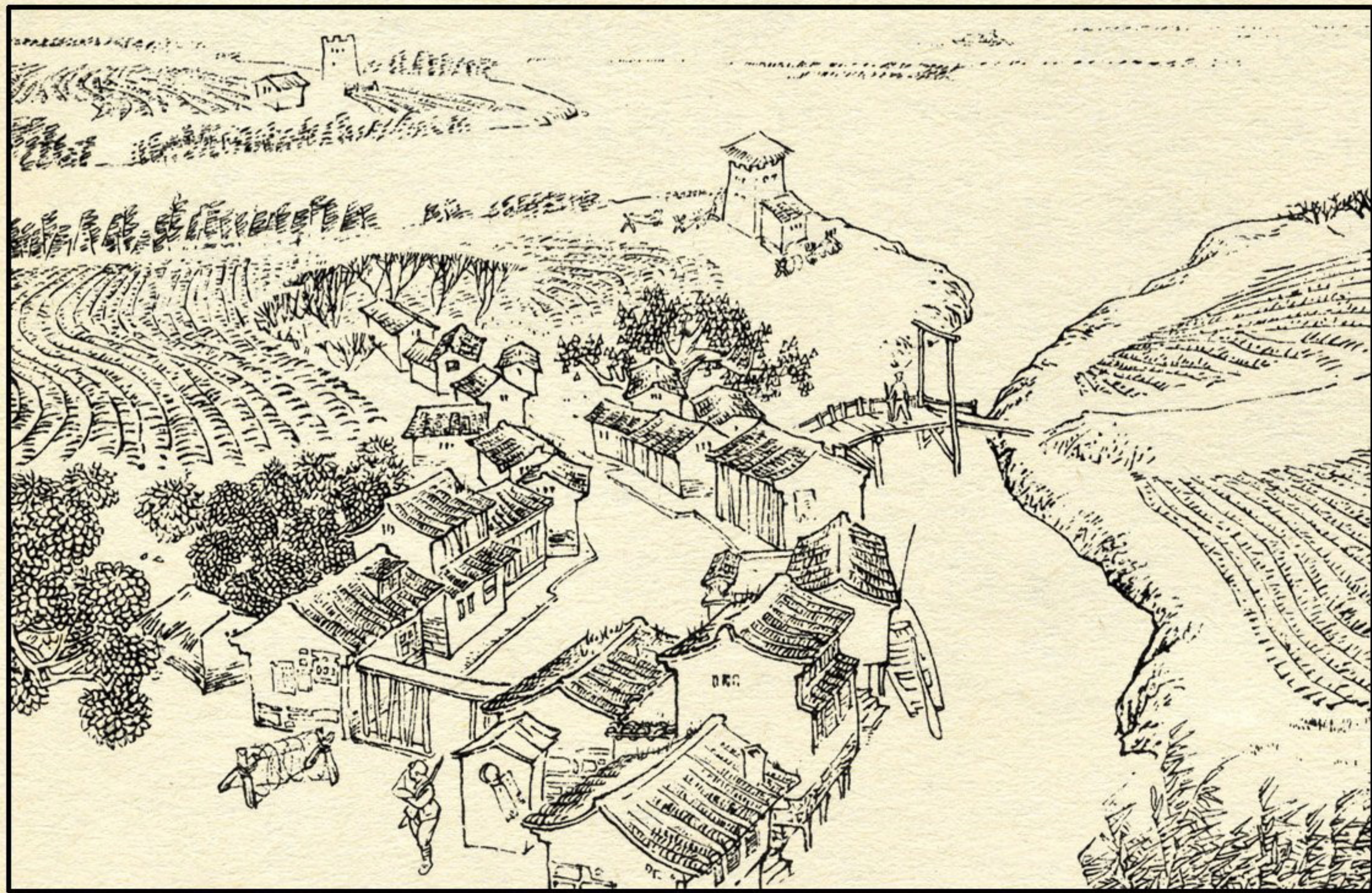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上了小船，立即解下系在腰间的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，递给她道：“听说路上很不好走，你看怎么藏起来才好。”周水姐接过枪，笑着说：“难走是不假，可枪是我们的宝贝，前面纵有千难万险，我们也得闯过去！”



她说完走到小船的最后面，揭开一块板，露出一个暗格，把枪和子弹都塞了进去，然后盖板上，并把一只竹笼放在上面。我一看，笼里还有一只水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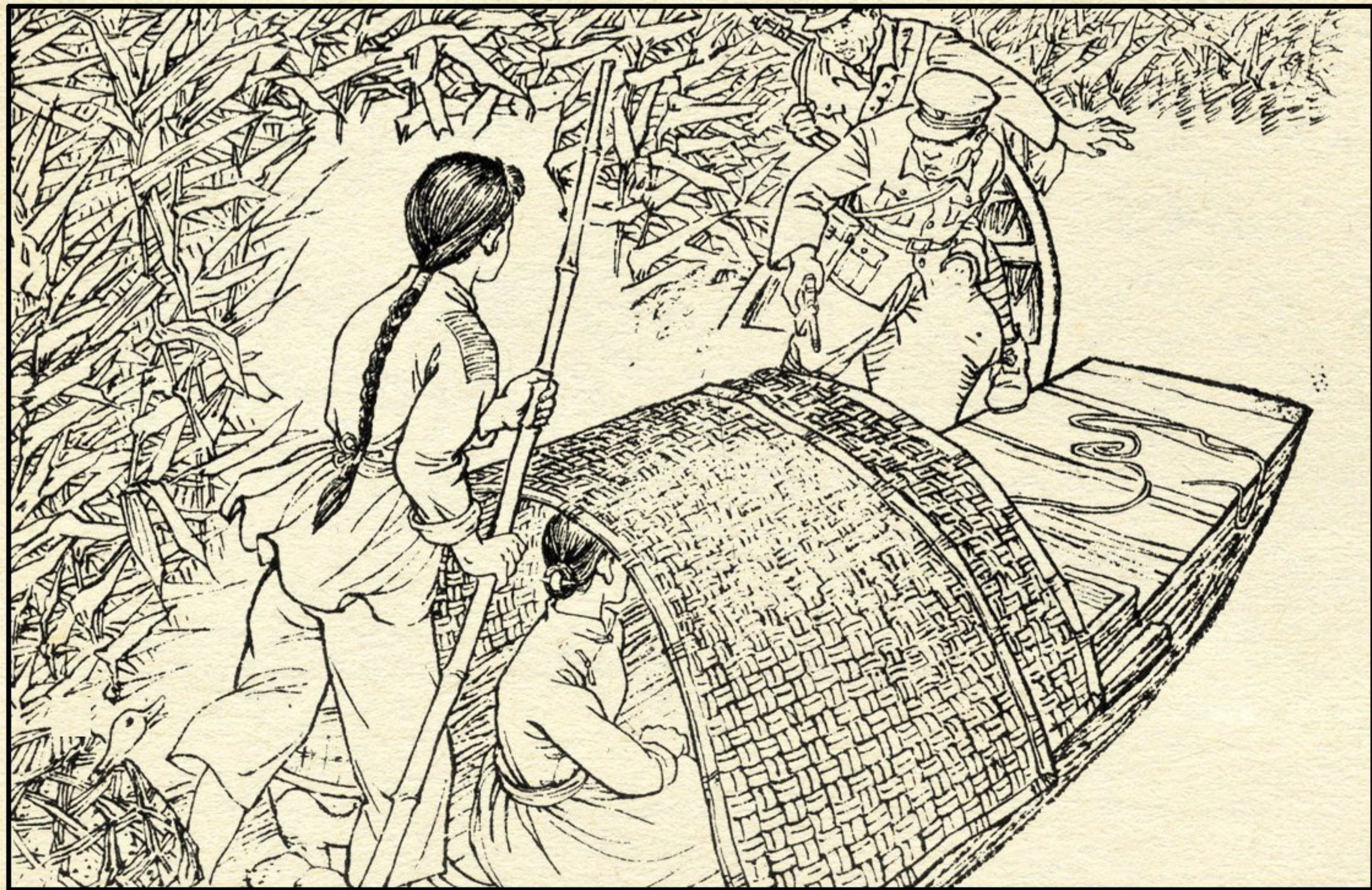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都妥贴了，周水姐对我说道：“方姐，趁现在天黑就走吧！顺利的话，也许天明之前能赶到呢！”说着，把篙往岸上一点，小船象一支离弦的箭，向前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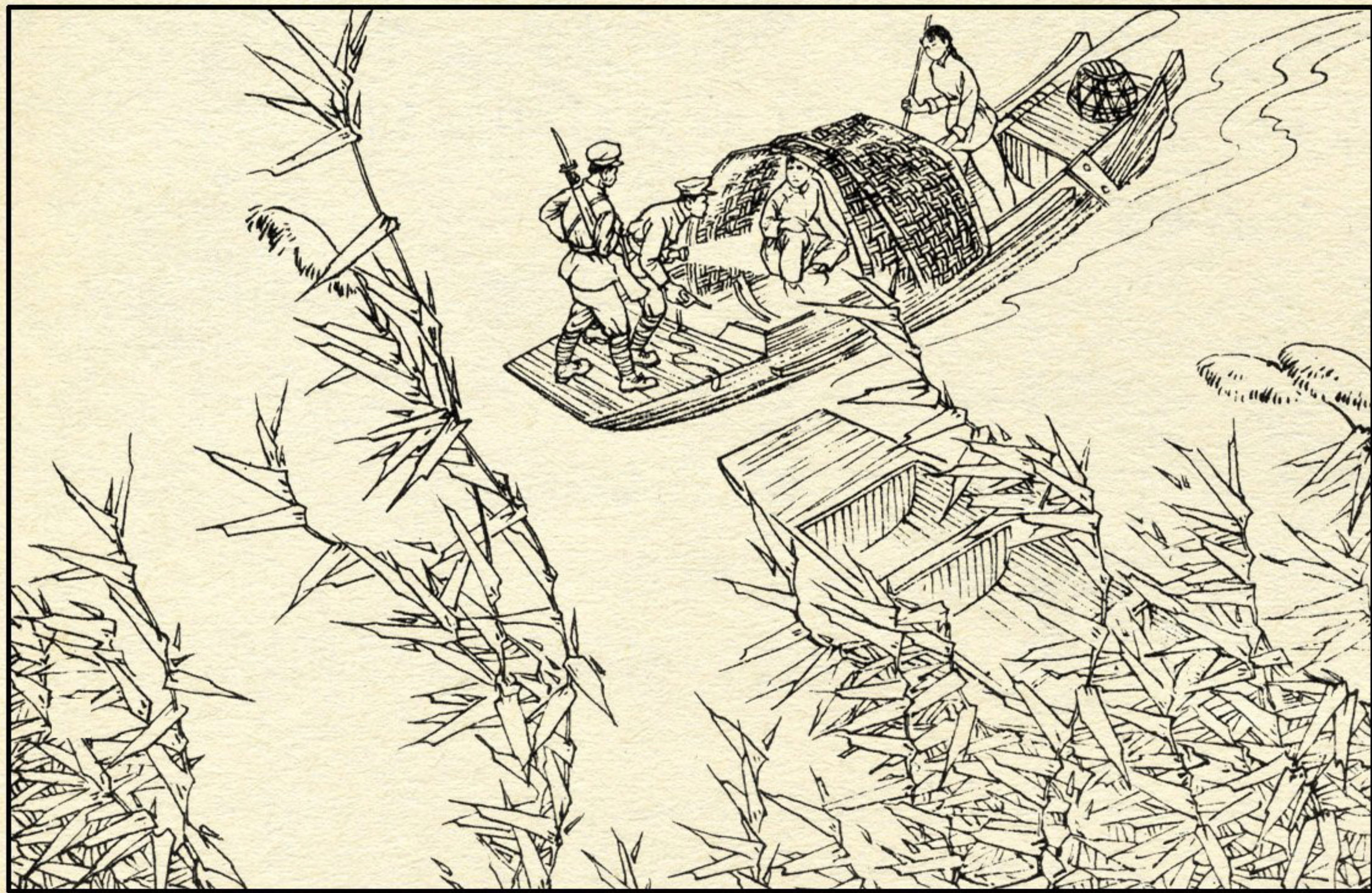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，日伪为了切断双沙与山区游击队的联系，在两地之间的水、陆通路上，设下了数不清的岗哨关卡，敌人扬言山区的麻雀也休想飞到水乡去。周水姐非常熟悉水路，能绕则绕，见隙就闯，走了几个小时，没受到任何阻挠。



突然，从一人多高的芦苇丛中发出狼嚎似的叫声：“把船靠过来检查！”我扭头一看，原来水草里藏着一只小船，船上站着两个端着枪的伪军。不用说，这是敌人设下的潜伏哨。



“来啦！”周水姐不慌不忙地应着，把小船驶了过去。伪军如临大敌，一手亮起电筒，一手持驳壳枪跳上了小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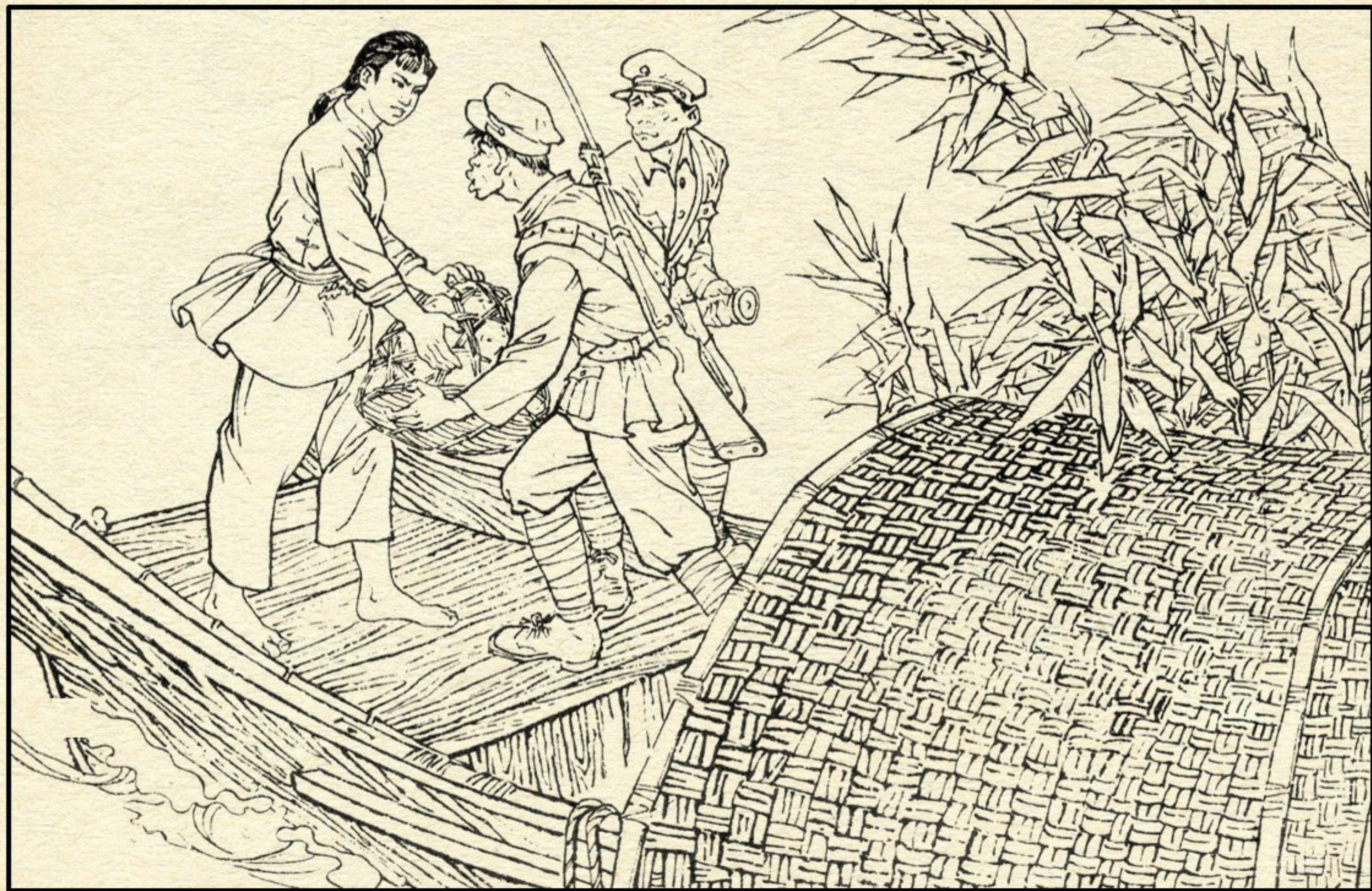
“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？”塌鼻梁的伪军问道。周水姐指着我说道：“她爸爸死了，我接她送丧去。”塌鼻梁把电筒光移到我身上，见我发扎黄麻、脚穿白鞋，连啐几口：“倒霉，倒霉，刚接任就碰到丧神，滚！”



另一个掀嘴唇的伪军摇头说道：“不，不，长官要我们检查，可不能马虎，红、白都是喜事，总有点……”说到这，忙把滑到嘴边的“油水”两字吞了回去。塌鼻梁立即会意，连声称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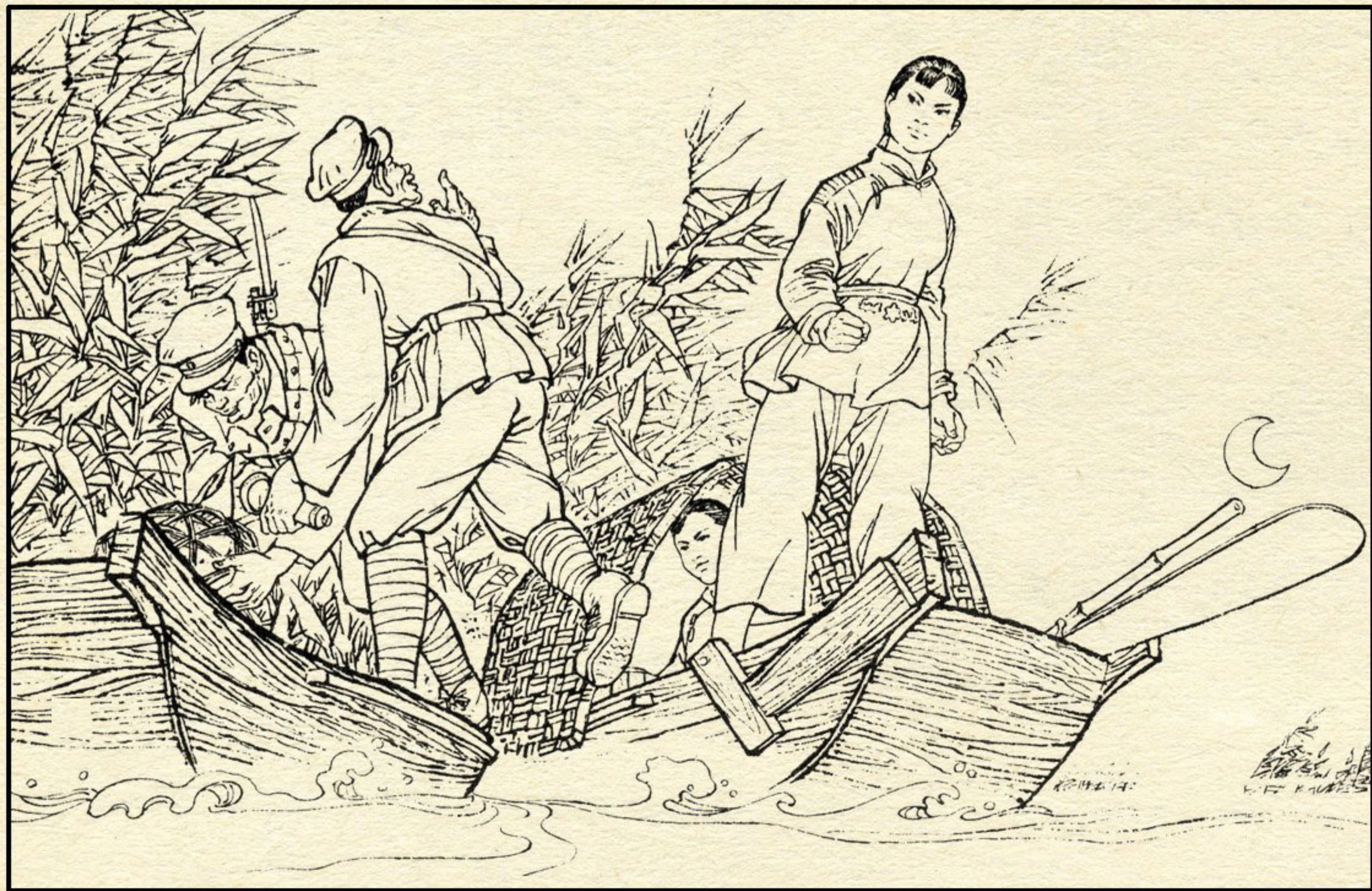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伪军检查起来，先查人，后查船。尽管查得很仔细，但一无所获。这时，掀嘴唇走到船尾，一见那只水鸭，伸手把笼子提了起来，眯起眼睛吓唬道：“是不是从山区拿来的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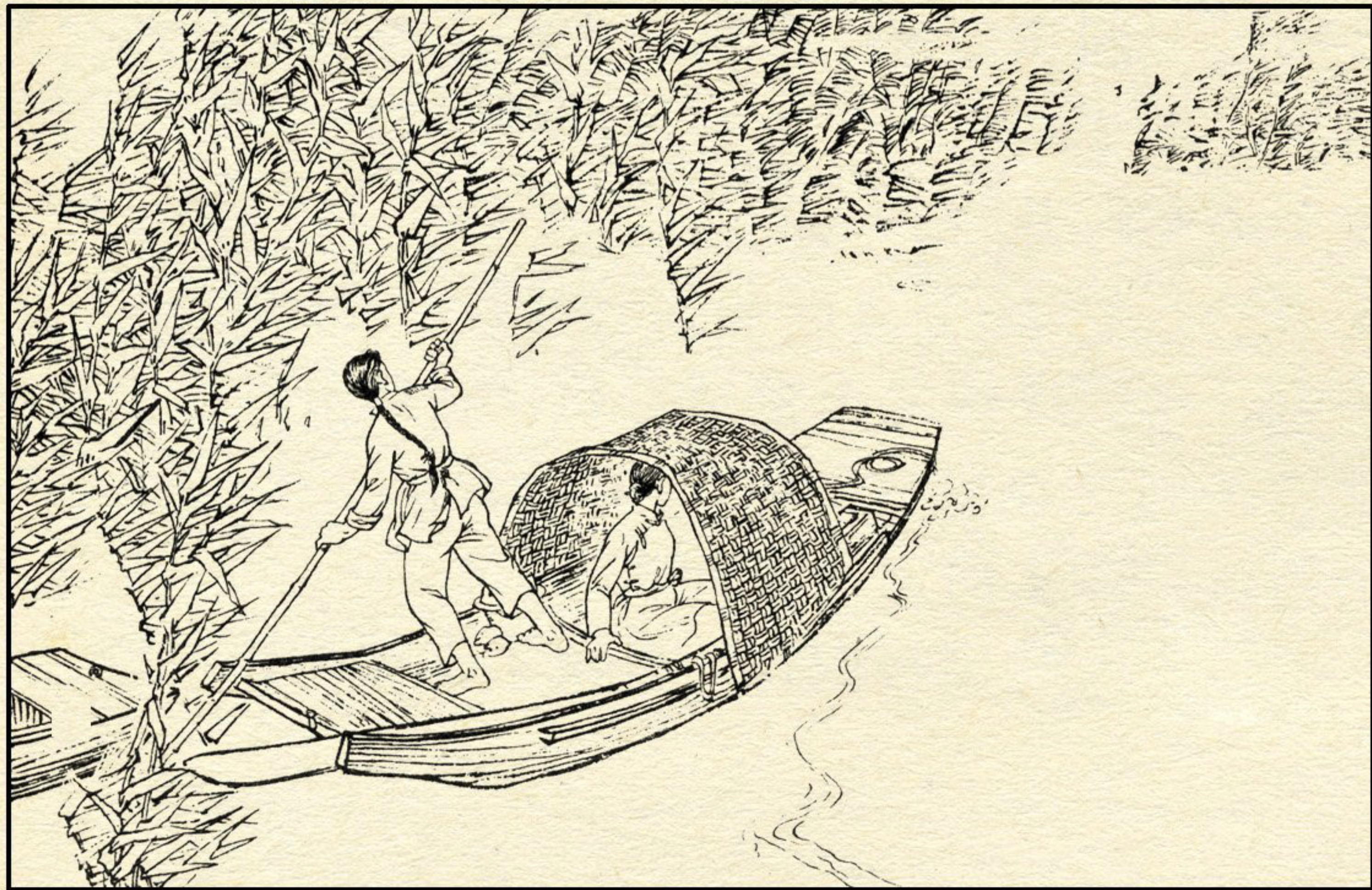
山区，是人们
对游击区的代称。
周水姐当然懂得这
话中的意思，她一
把抓住竹笼，要把
水鸭夺回来，对方
死命不放，周水姐
边扯边骂道：“山
上出水鸭？我没听
见过，你抢人家的
东西，还诬害人！”



塌鼻梁走过来
嘻笑着说：“好，
就算不是山区来的，
这只水鸭，我们买了。”
“买？拿钱来！”周水姐把手
伸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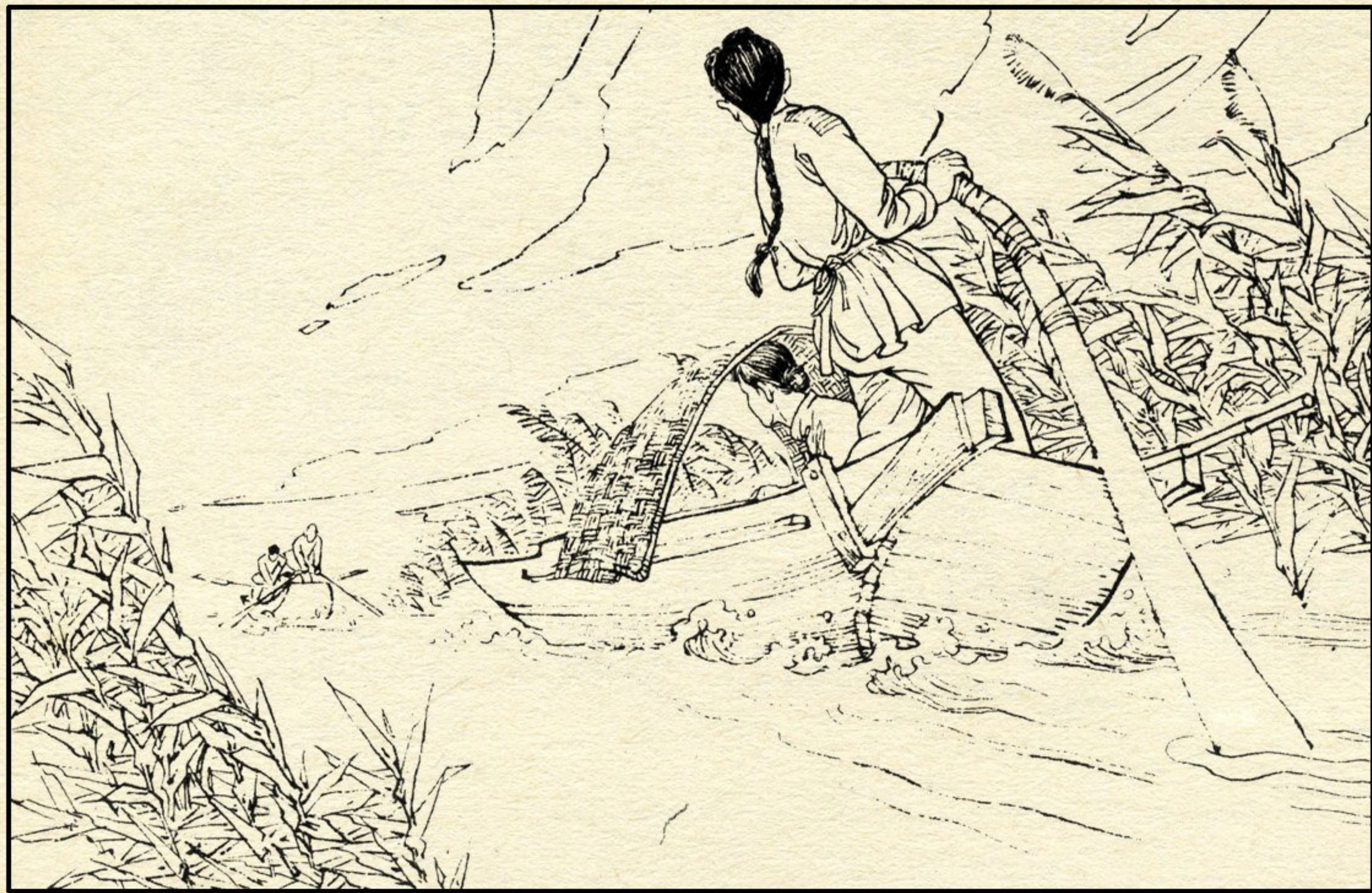
掀嘴唇见周水姐一松手，乘机拿着竹笼逃到自己船上。塌鼻梁也跳了上去，嘻嘻笑着：“今天钱不就手，改日你来结账吧！”



周水姐口里叽
叽咕咕地骂着，操
起篙往敌船上一着
力，小船荡开了头，
又上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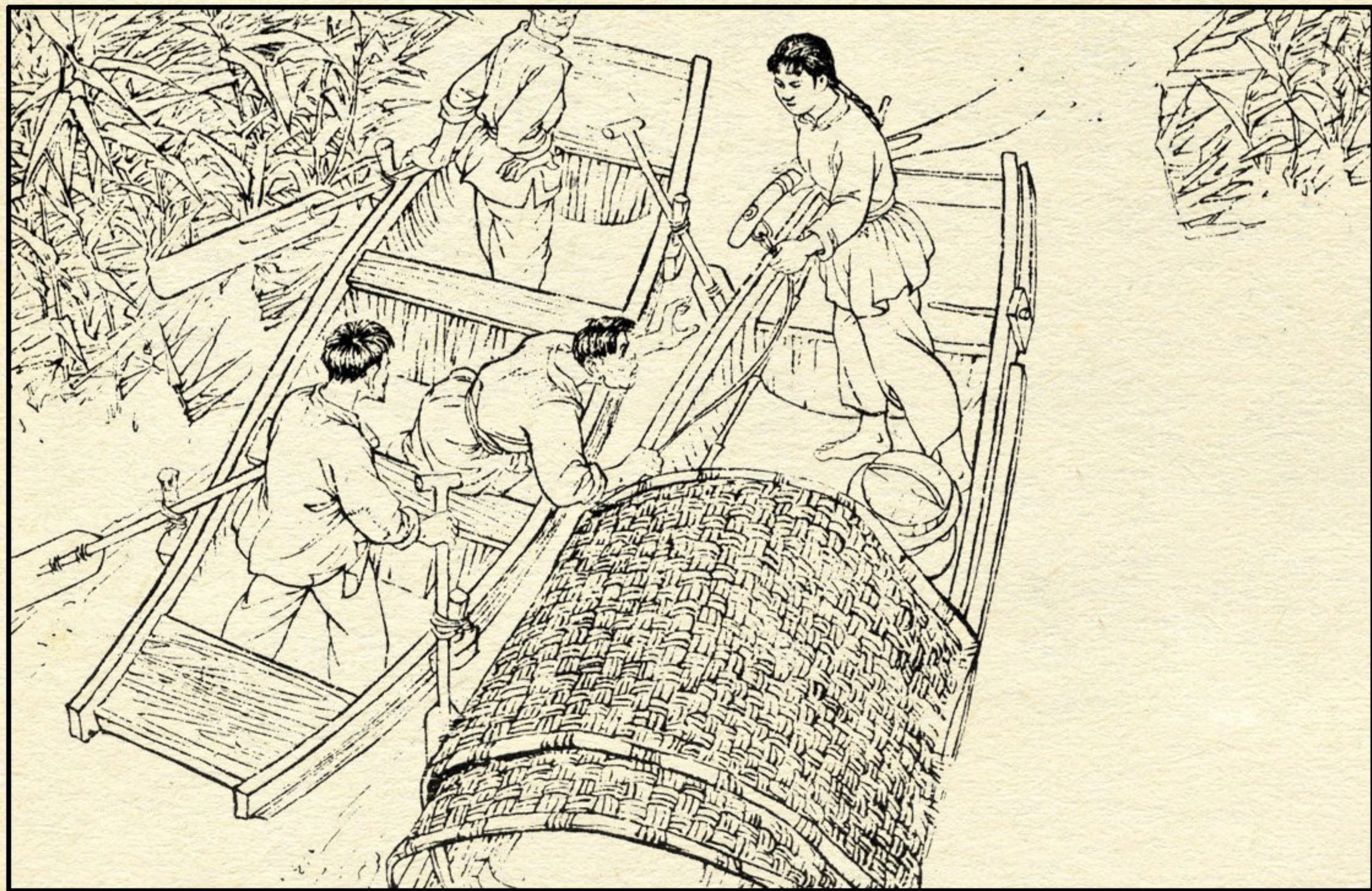
船走了一会，我对周水姐说：“你把水鸭放在藏枪的暗格上，原来是有这个作用。”她噗哧一笑说：“这只水鸭原准备我们吃一餐，可惜喂了白狗子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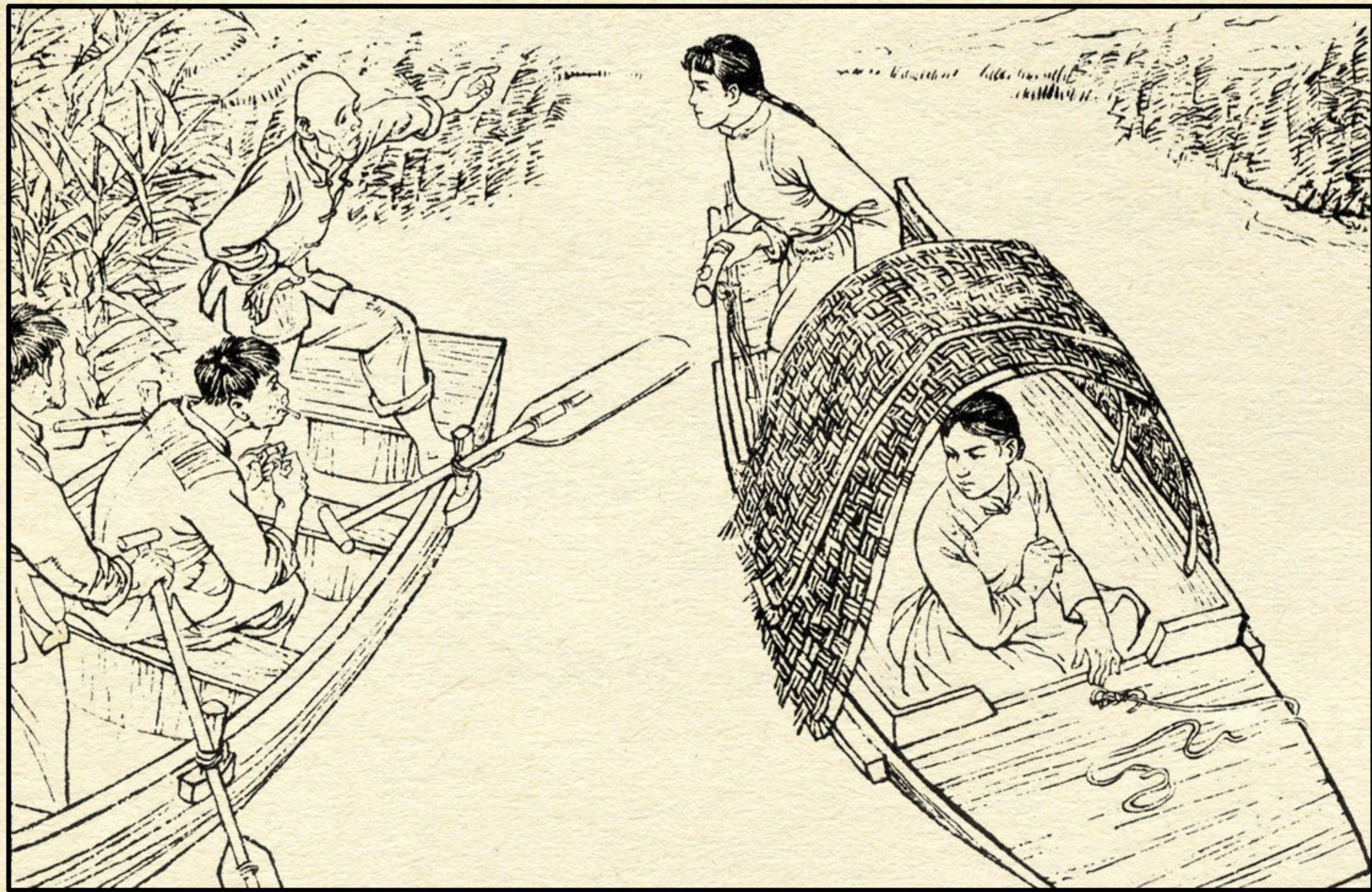
说话之际，前面突然响起了咿呀咿呀的桨声。更深夜静，这儿是绝少船只来往的，这是哪儿来的船？周水姐警觉地朝前望去，一只小船迎面驶来，闪避已来不及了，只好照前驶去。



不一会，两船驶近了。船上有三个农民装束的人，两个人划四支桨，一个人悠闲地坐着，问道：“大姐，连夜赶到哪里去呀？”“奔丧的急事呀，要不，我才不赶夜路呢！”周水姐口里答着，双手使劲地摇橹，准备冲过去。



那只船有意挨过来，两船终于靠在一起。刚才问话的人，一手扳着我们的船舷，低声说：“大姐，大家都是穷苦人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有热血、有良心的人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们想到山区去，打这边走，能到吗？”



周水姐装着完全不懂对方意思似的：“哎呀，我们妇道人家，除了去附近几个墟场外，连县城也没有去过呀，什么三区、四区，我可不知道哟！”前面划桨的人问道：“你们一路上有没有遇到鬼子兵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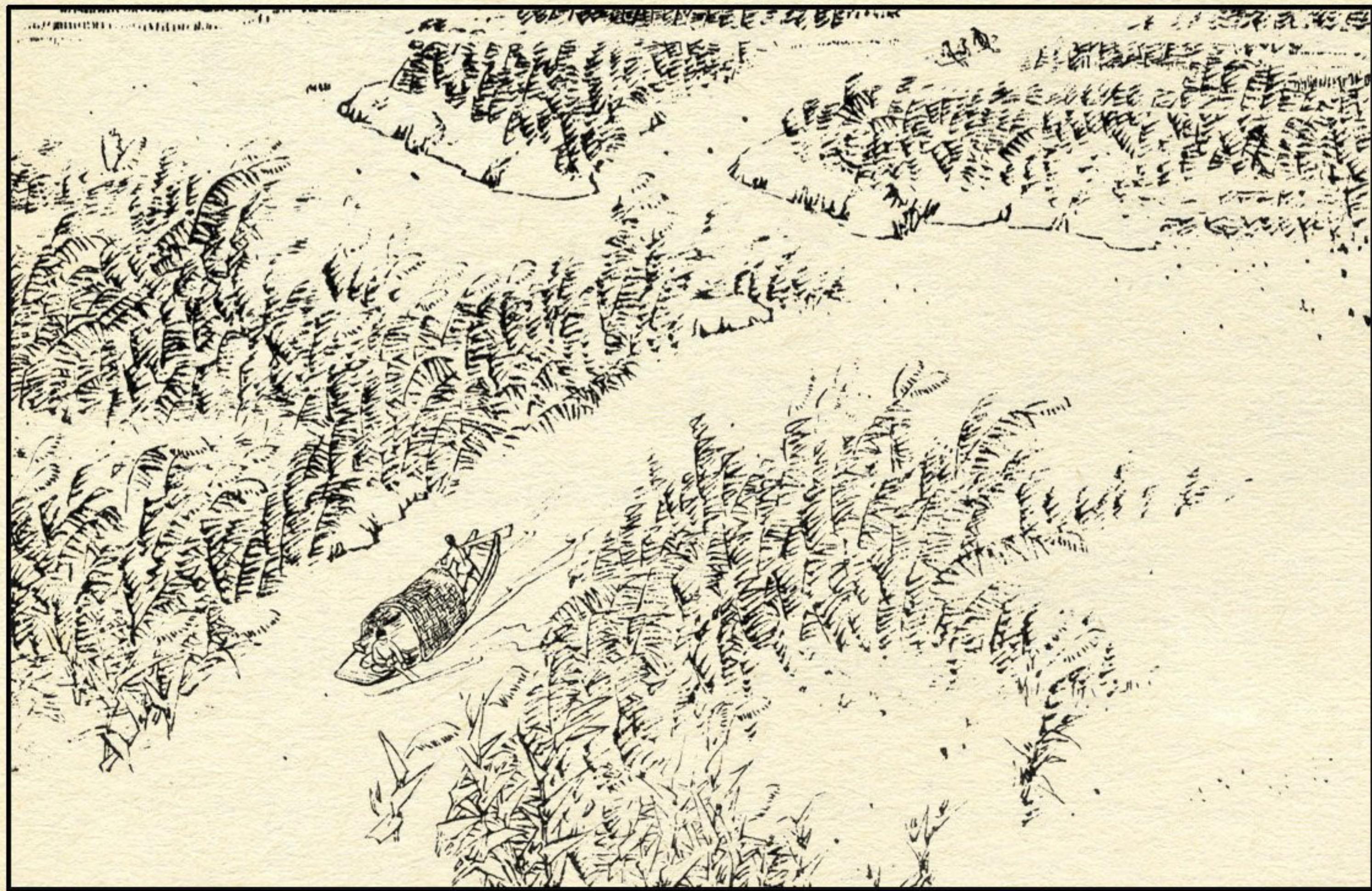
“鬼子兵？”
周水姐眨着眼说，
“哦，你问的是皇
军吧！哎哟，你们
好大胆，可千万别
叫他们鬼子兵，若
被他们听见，那就
要杀头的，说不定
还会连累我们呢！”
说完，趁对方不备，
把橹用力一摇，急
急向前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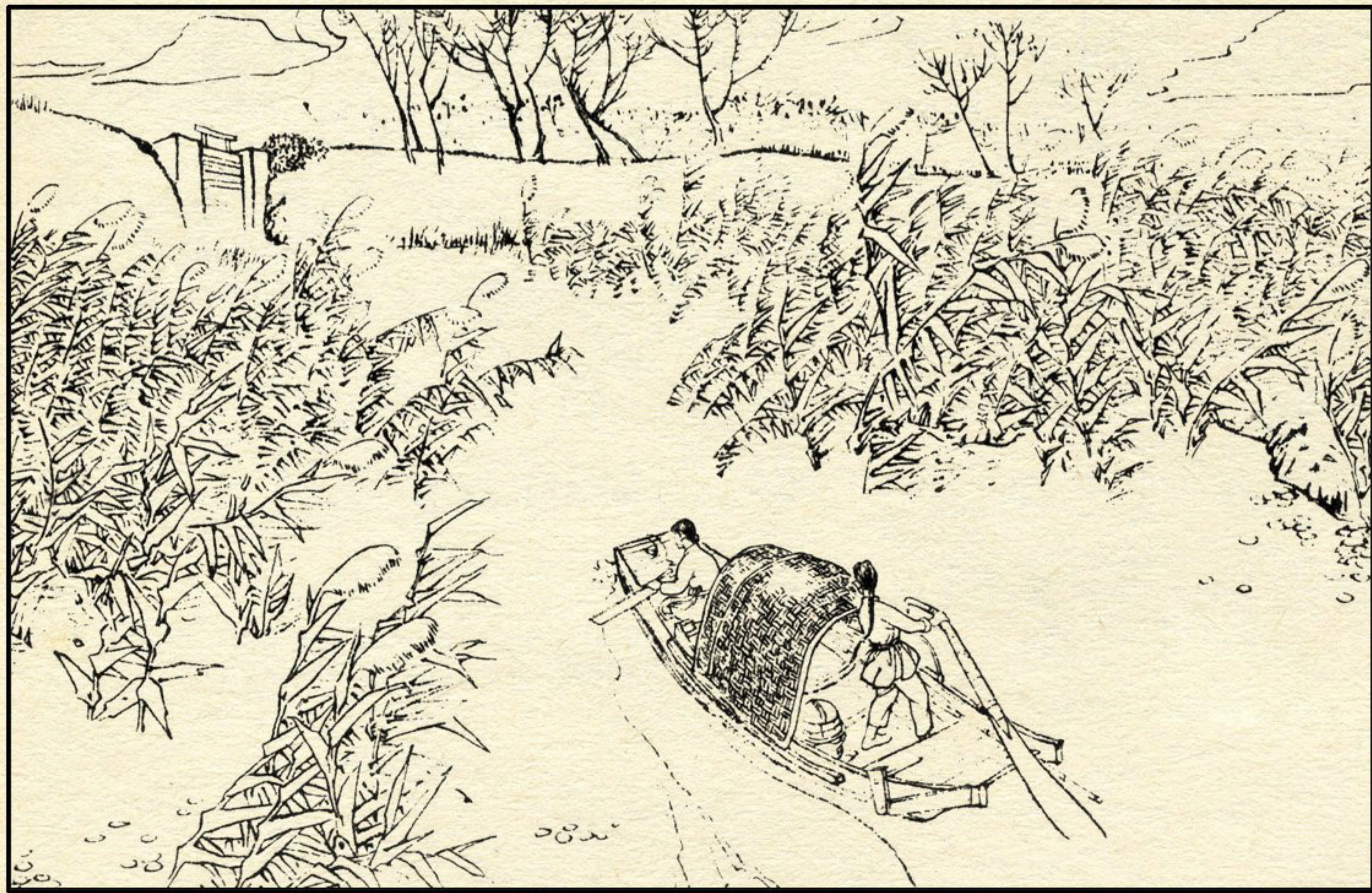
我回过头，见他们聚在一起鬼鬼祟祟地比划着，就低声说：“水姐，我看这三个不是好人！”“这是敌人的密探，他们会追来的！”周水姐边说边用力摇橹。为了早点摆脱敌人，我也抓起一块舱板，用力划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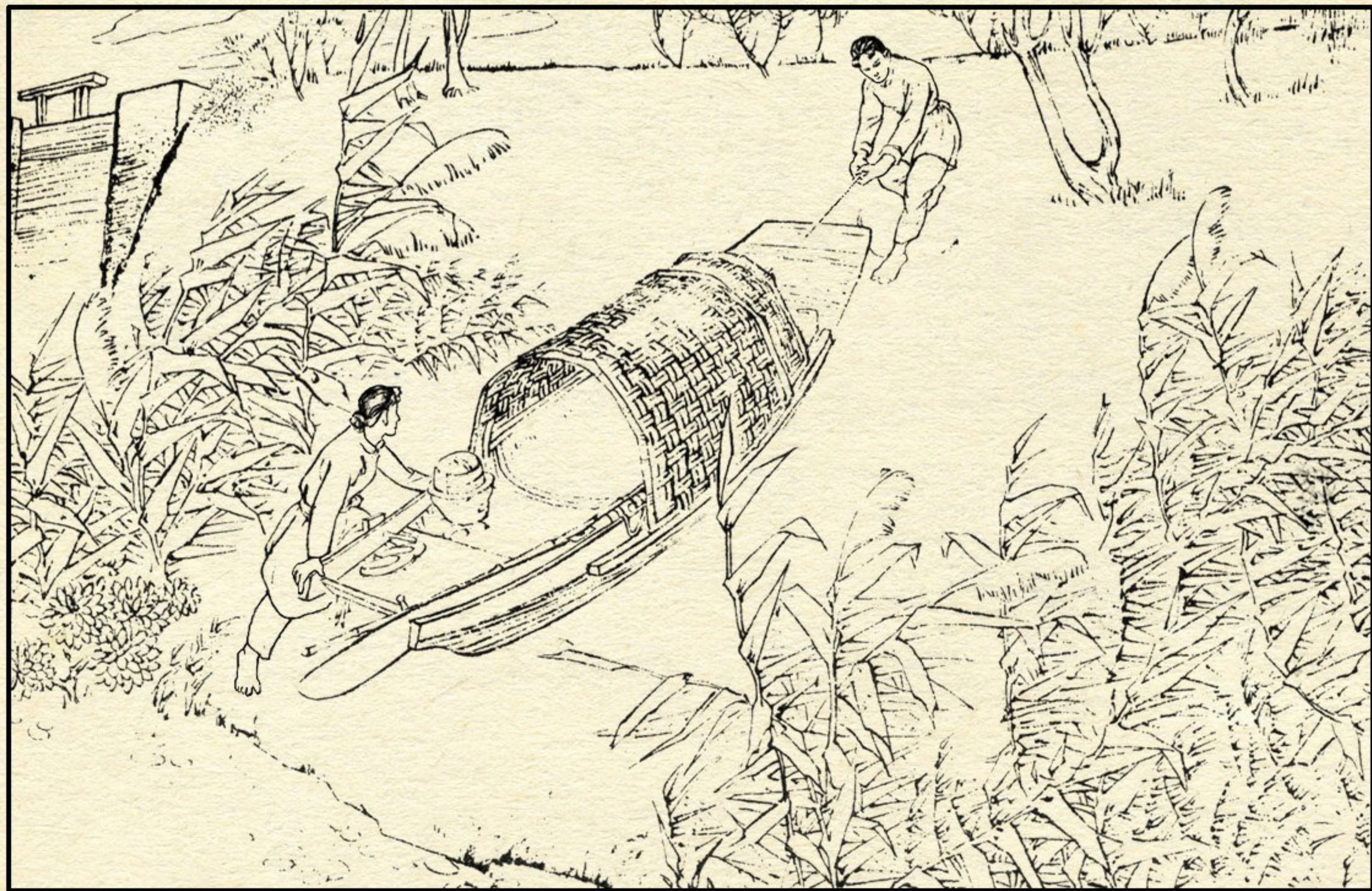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没有多久，我听到身后响起了密密的桨声，依稀还听到叫喊：“大姐，等一等！”原来，这三个人果然是密探，其中的一个，两年前为追捕我游击队员，曾跟踪过周水姐，今天看见周水姐有点面熟，所以紧紧追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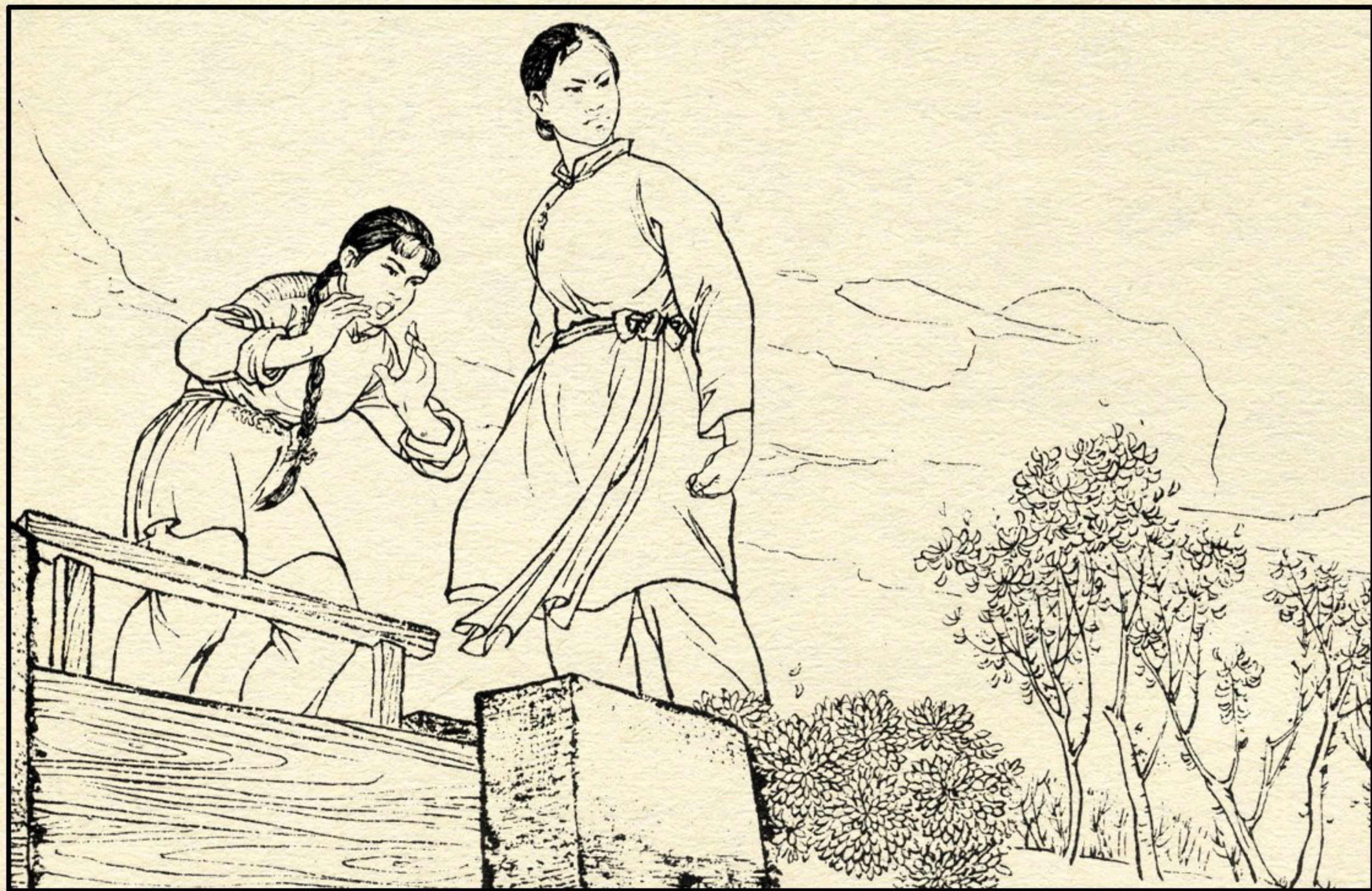
周水姐回头轻蔑地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前面就是羊肠濠，它九曲十八湾，仅能通过一只小船，让他们干瞪眼吧！”她一忽儿走这条小河，一忽儿过那条小汉，想甩掉那个“尾巴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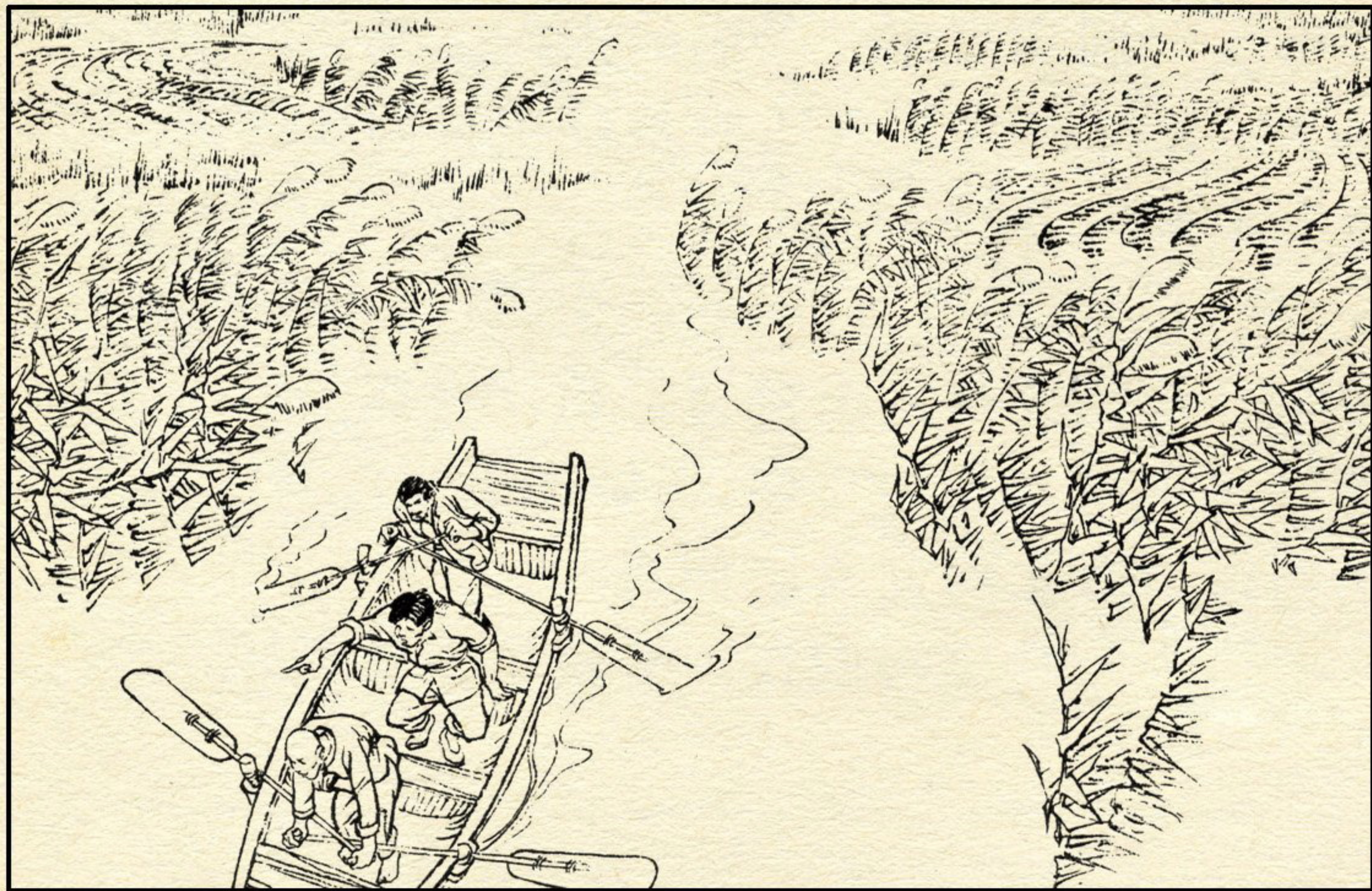
出了羊肠濠，一条大河横在眼前，皓月高挂中天，大河上波光粼粼。周水姐把橹一偏，小船却驶进了另一条两丈宽的小河。前方，一座高一丈、宽五尺的水闸挡住了去路。我不明白周水姐把船驶进这里干什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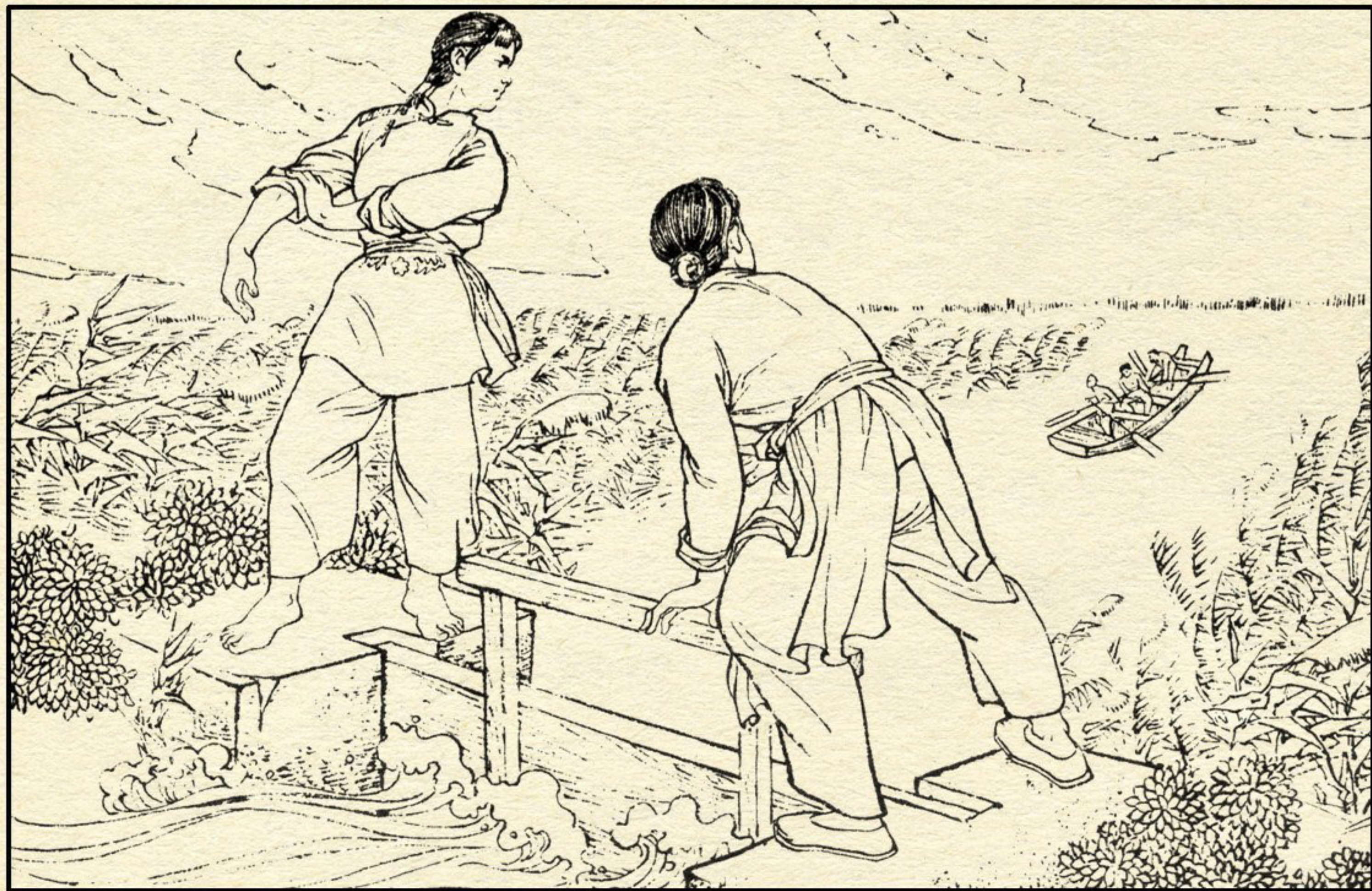
待船贴近闸旁的斜坡，周水姐低声说：“快，方姐，把船推上斜坡。”我俩一个推，一个拉，将船推上离水面六尺多的斜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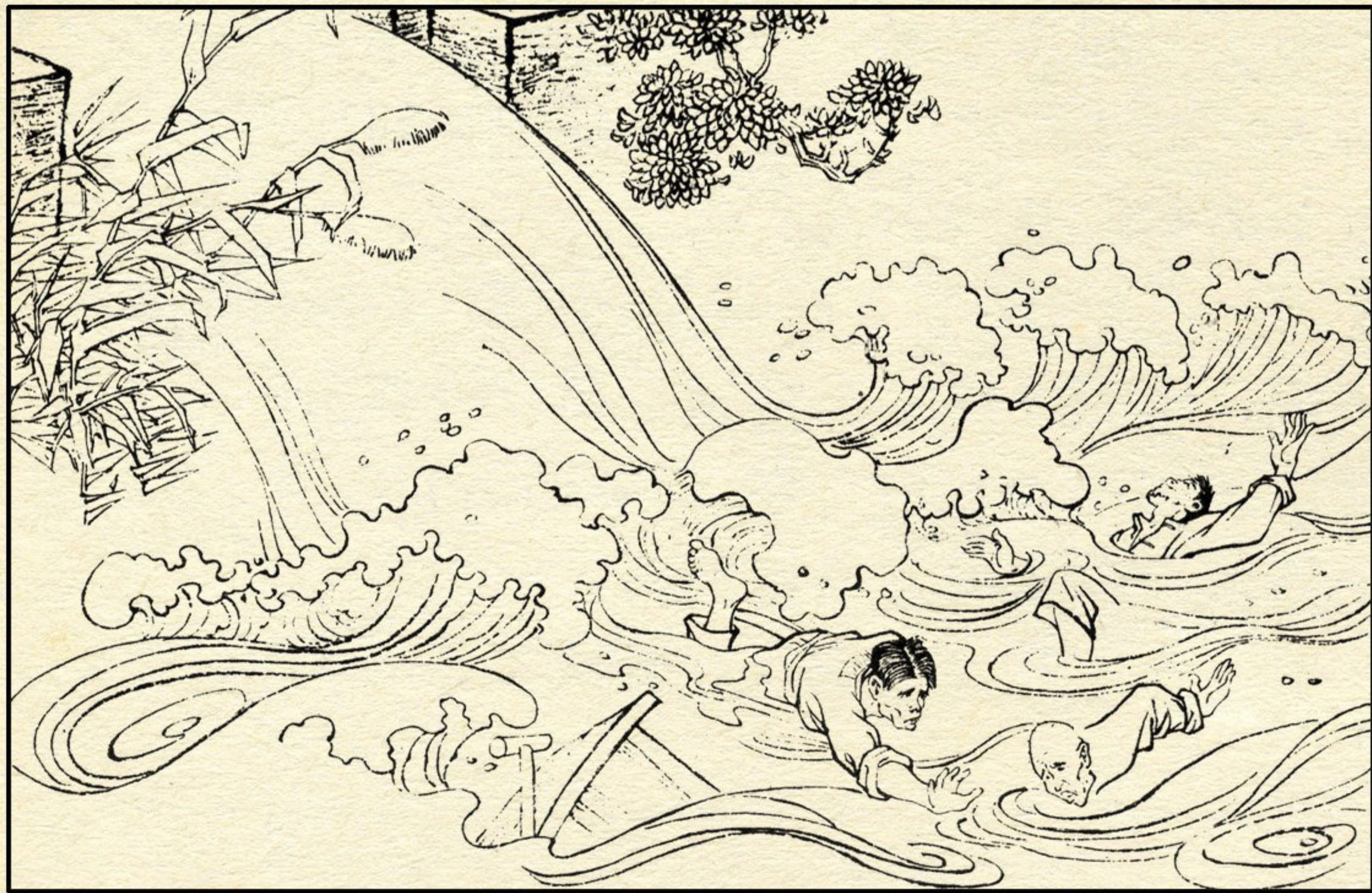
放好小船，我跟着周水姐走上闸顶。我见闸内的水比闸外高五、六尺，不禁暗喜道：“原来是放水冲敌人！”周水姐见我明白了点儿，便说：“让我们来指挥他们吧！”于是大声嚷道：“快点划，快点划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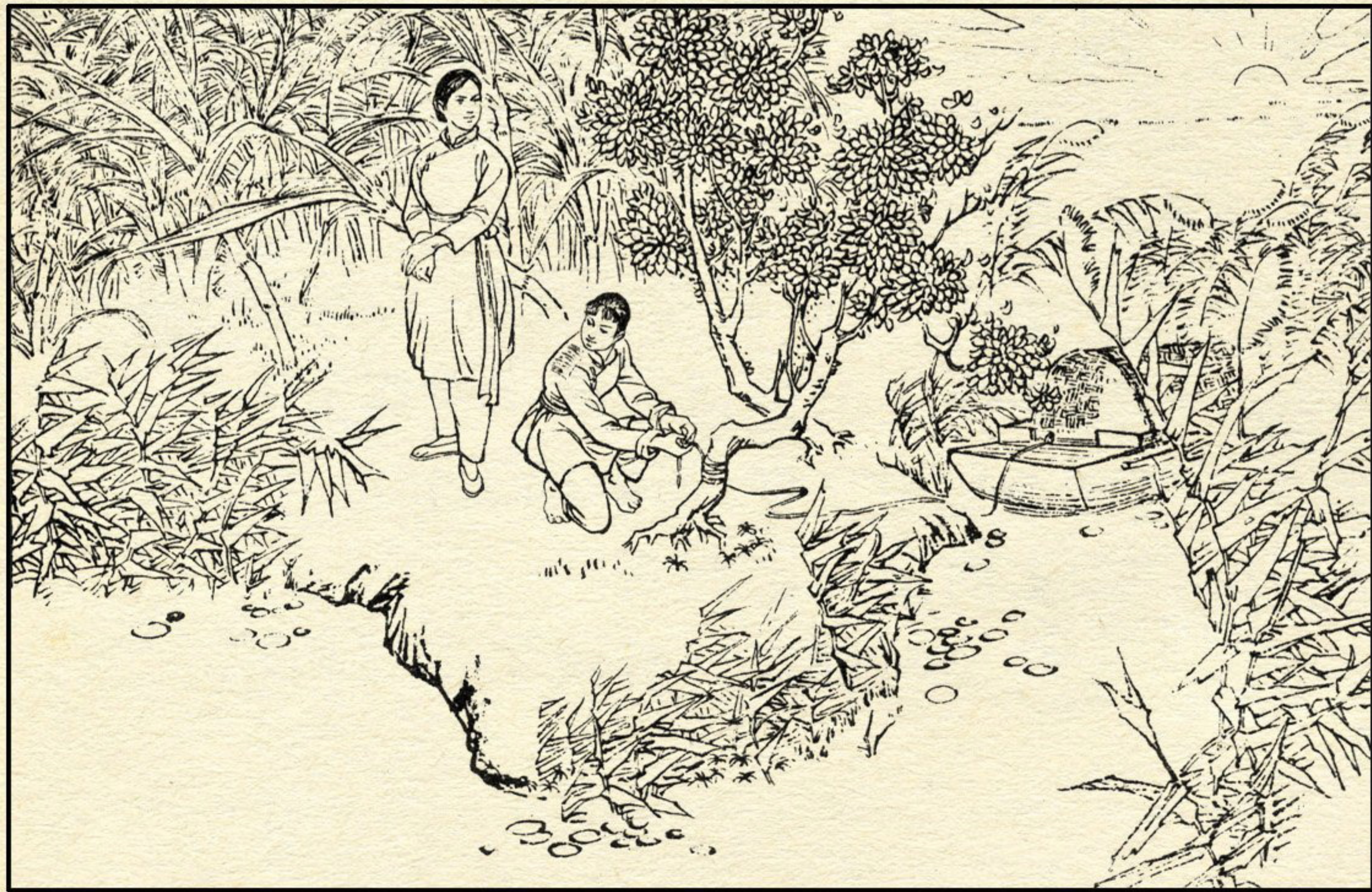
那三个家伙好不容易驶出羊肠涪，见追赶的小船无影无踪，正不知所措，听见“快点划”的嚷声，便也驶进了小河，嘴里还叫着：“快快，她们进了绝路，抓住这两个女共产党！”



“狗东西，你们才走上了绝路！”周水姐咬牙切齿地骂道。她见敌船越来越近，猛喝一声：“起！”我俩同时用力，拉起闷水闸的横杠。



水闸打开了，
“哗”的一声巨响，
五尺多高的水头如
飞涛直泻。敌船顿
时被怒涛吞没，转
眼间无影无踪。



收拾了敌人，我们的小船复经羊肠濠，驶回原路。绕过几条河汊，周水姐见东方露出鱼肚白，对我说道：“这儿离双沙还有二十多里，看来天亮前赶不到了，先隐蔽一下，晚上再走吧！”



我俩隐藏好小船，天已大亮。我环顾左右，蔗地的甘蔗横七竖八，有的已经干枯。周水姐感叹地说：“多好的甘蔗，叫鬼子糟蹋成这样！”接着，她很神秘地问我：“听说将来工农掌权后，种蔗用机器，榨糖也用机器，是吗？”



我说：“是这样的。谁对你说的呀？”“我爸爸，他可是煮糖的一把好手啊！”周水姐说着，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。我对她说：“到那时，你能跟你爸爸一样，用机器种蔗、榨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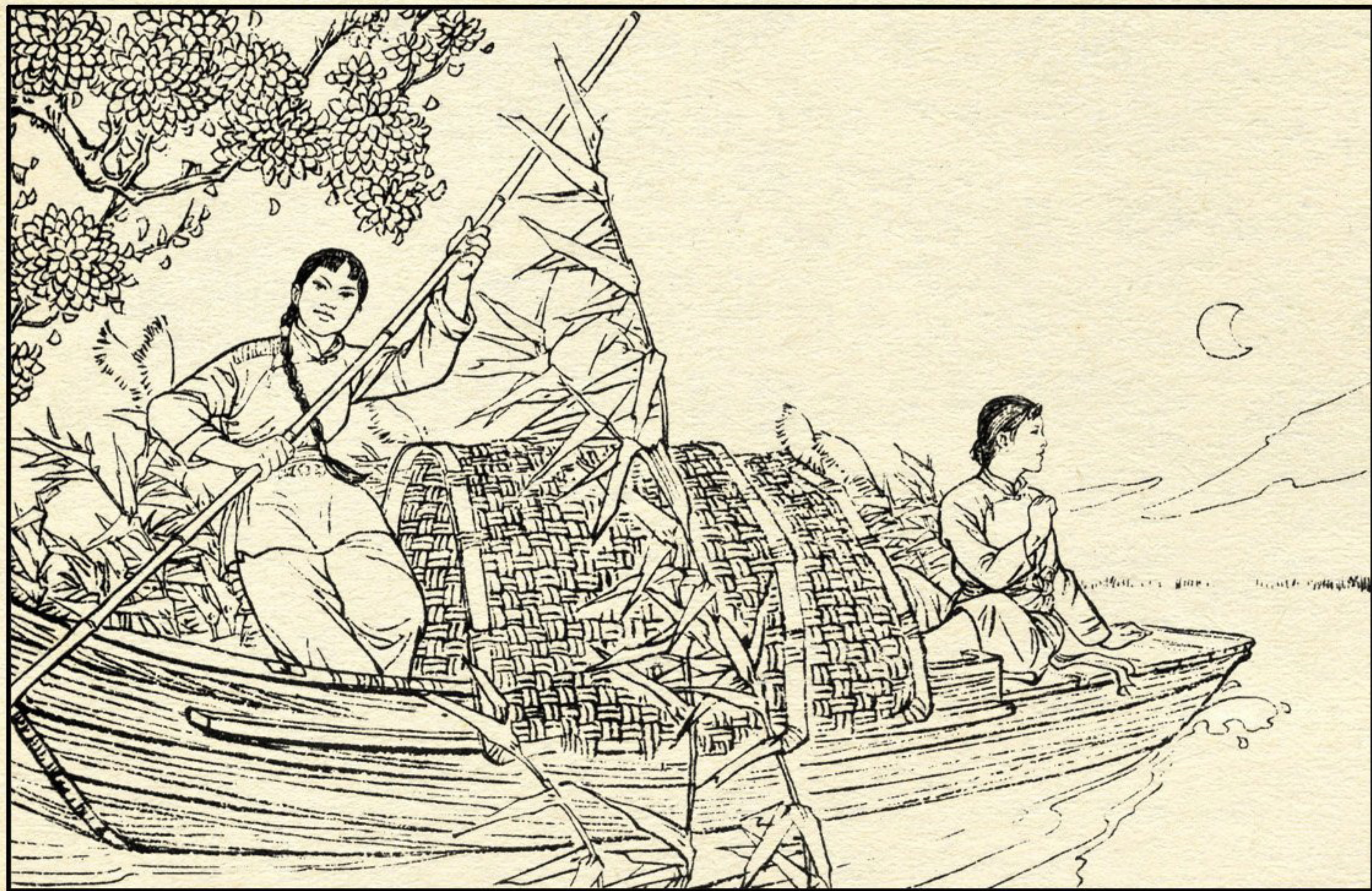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？”她凝视着我问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对，毛主席说过：‘全国妇女起来之日，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。’伟大领袖是多么重视我们妇女啊！”周水姐听了，深情地说：“毛主席真是我们妇女的贴心人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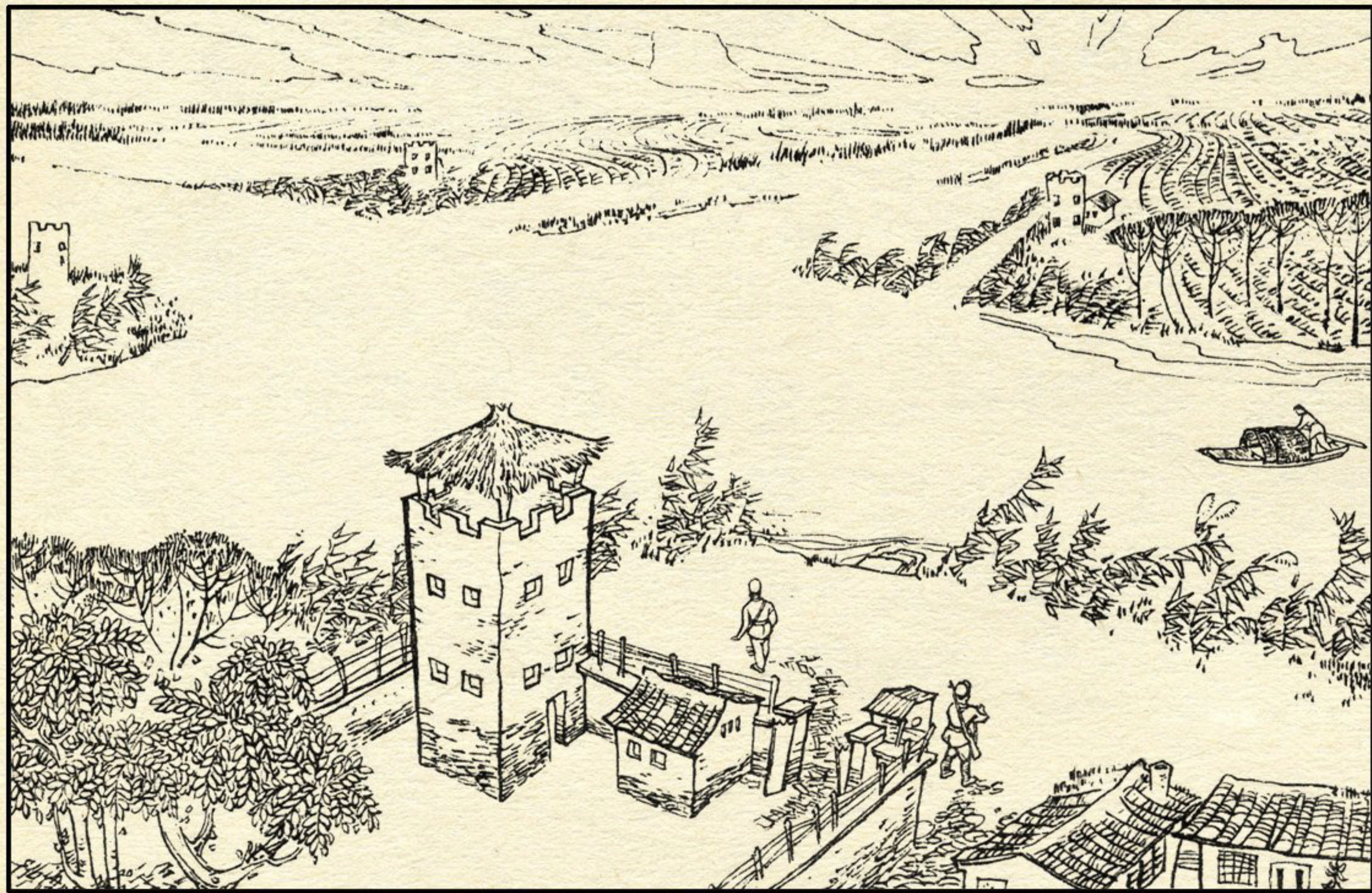
正说话间，不远处响起了日寇的汽艇声，周水姐侧耳听了一会，对我说：“汽艇在兜圈子，象是在搜索。奇怪，这儿汽艇是很少来的。”我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可能那三个家伙没被淹死，汽艇是为了搜查我们而来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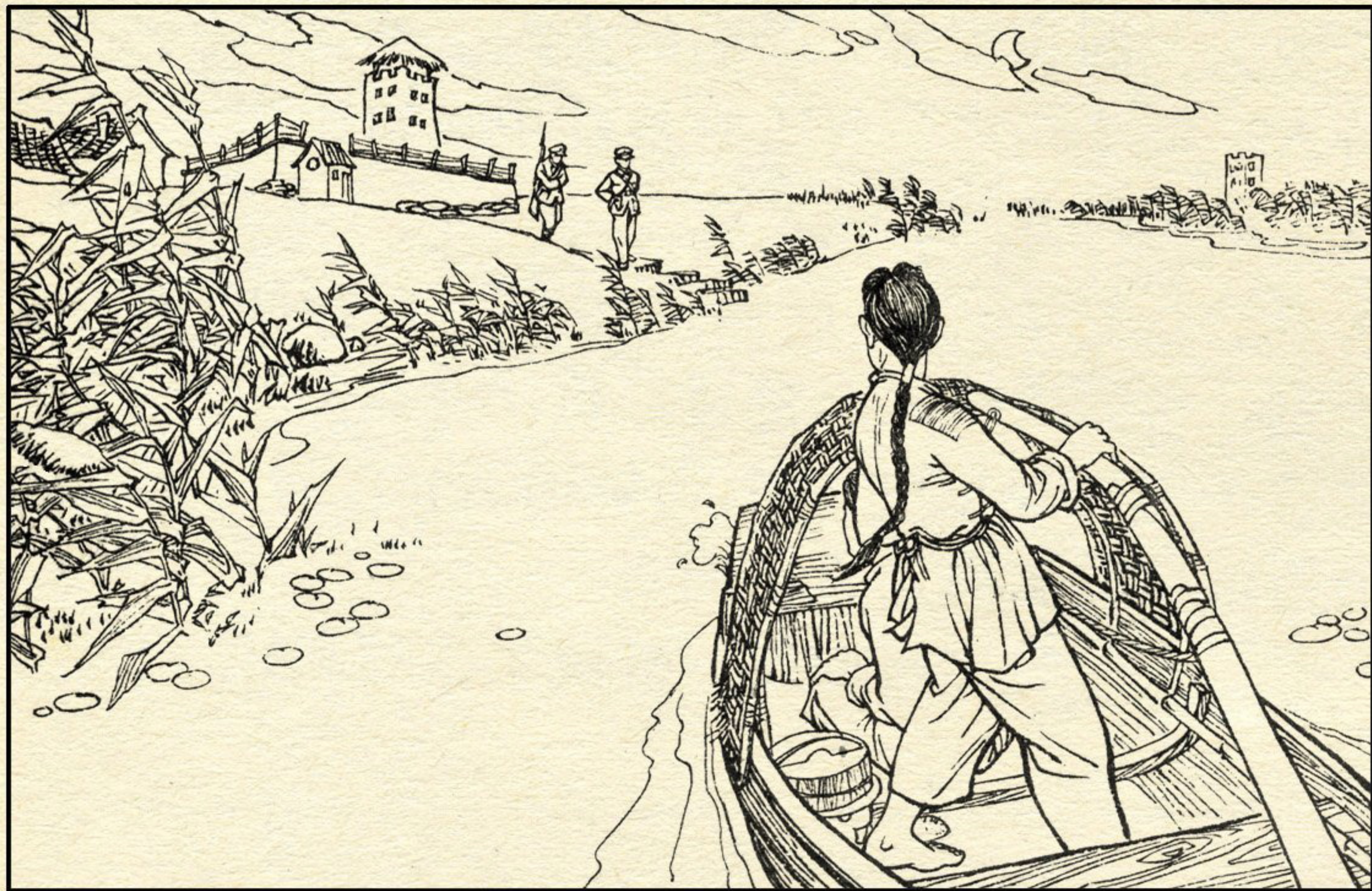
周水姐一双大眼忽闪了一下说：“我跟他们打交道，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们也要闯过去！”我们设想了路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和对付的方法，最后我说道：“上了交通船，这一路上我全听你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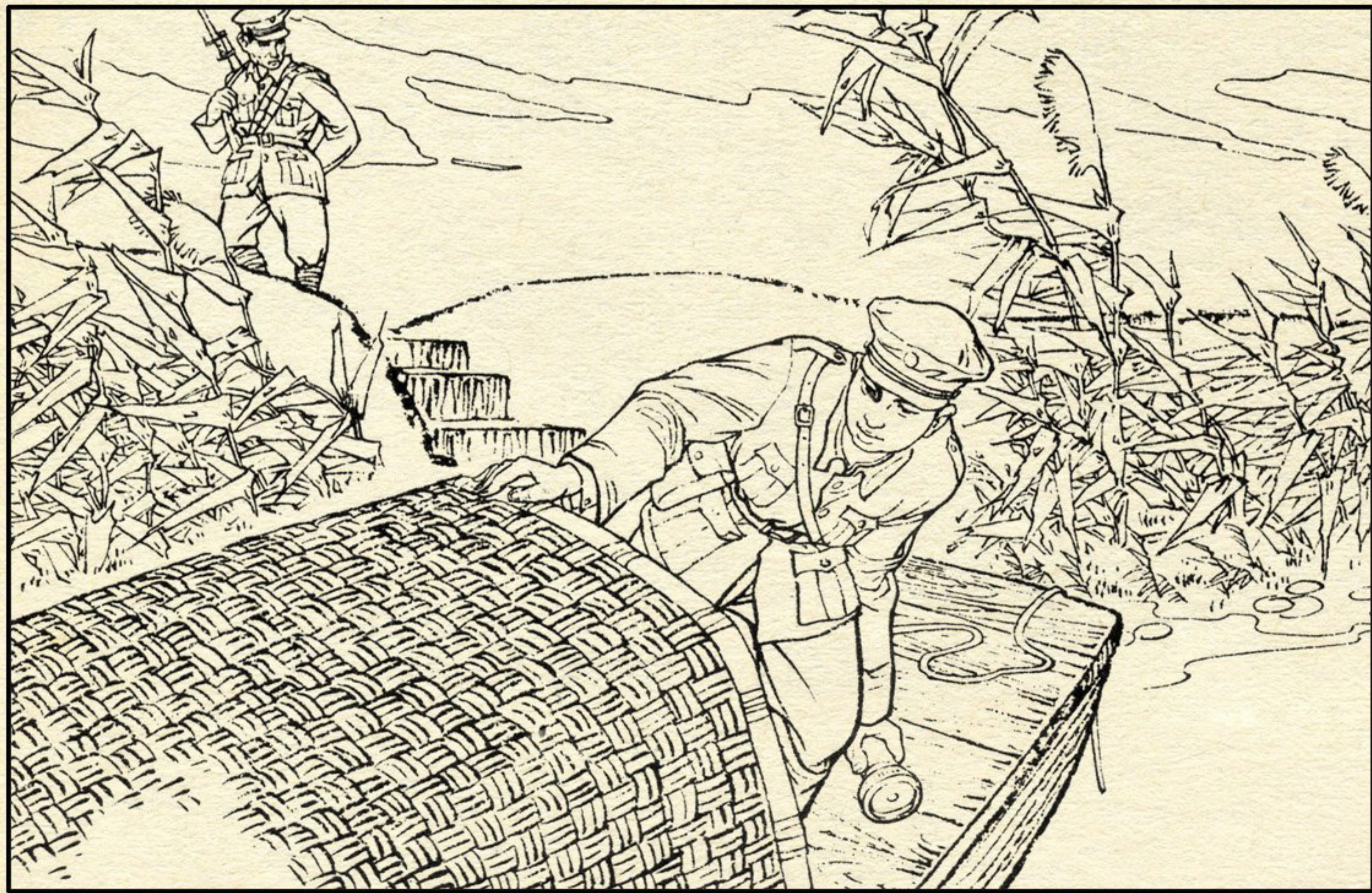
夕阳西下，夜幕徐降，田野寂静，远处偶然有几声虫鸣，约莫过了一更鼓之后，周水姐荡开小船。又上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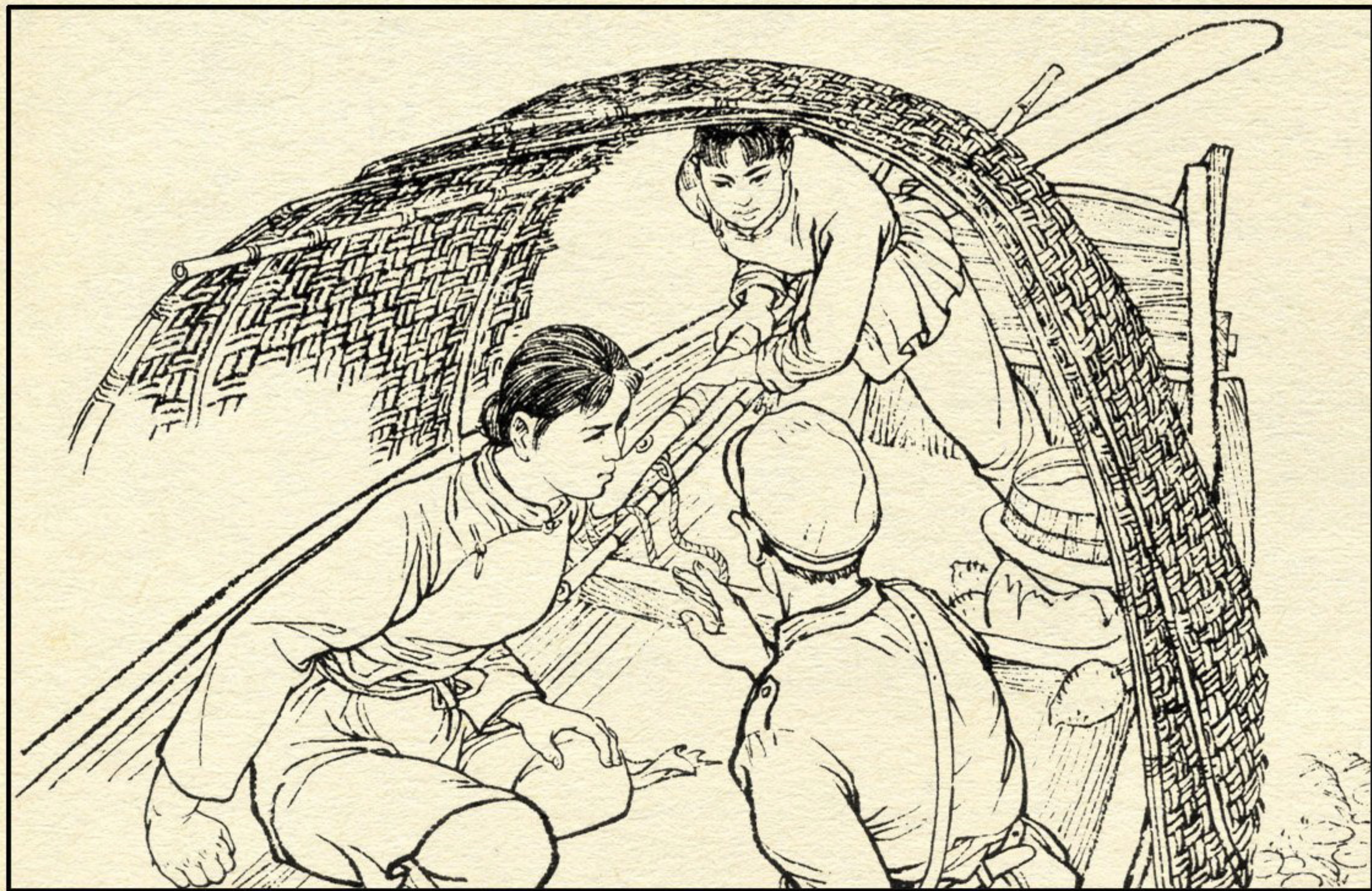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避开岗哨的检查，我俩尽选一些河汊行驶，左弯右拐，深夜时分，来到一条十字交叉的水路口。这里河面开阔，四角矗立着四座炮楼，炮楼窗眼里射出几道强烈的手电光，在河面上晃个不停。



我对周水姐说：“看来敌人戒备加强了。”周水姐冷冷一笑，借着月色远远望见罗四站在岸上，她轻轻舒了口气，便把船靠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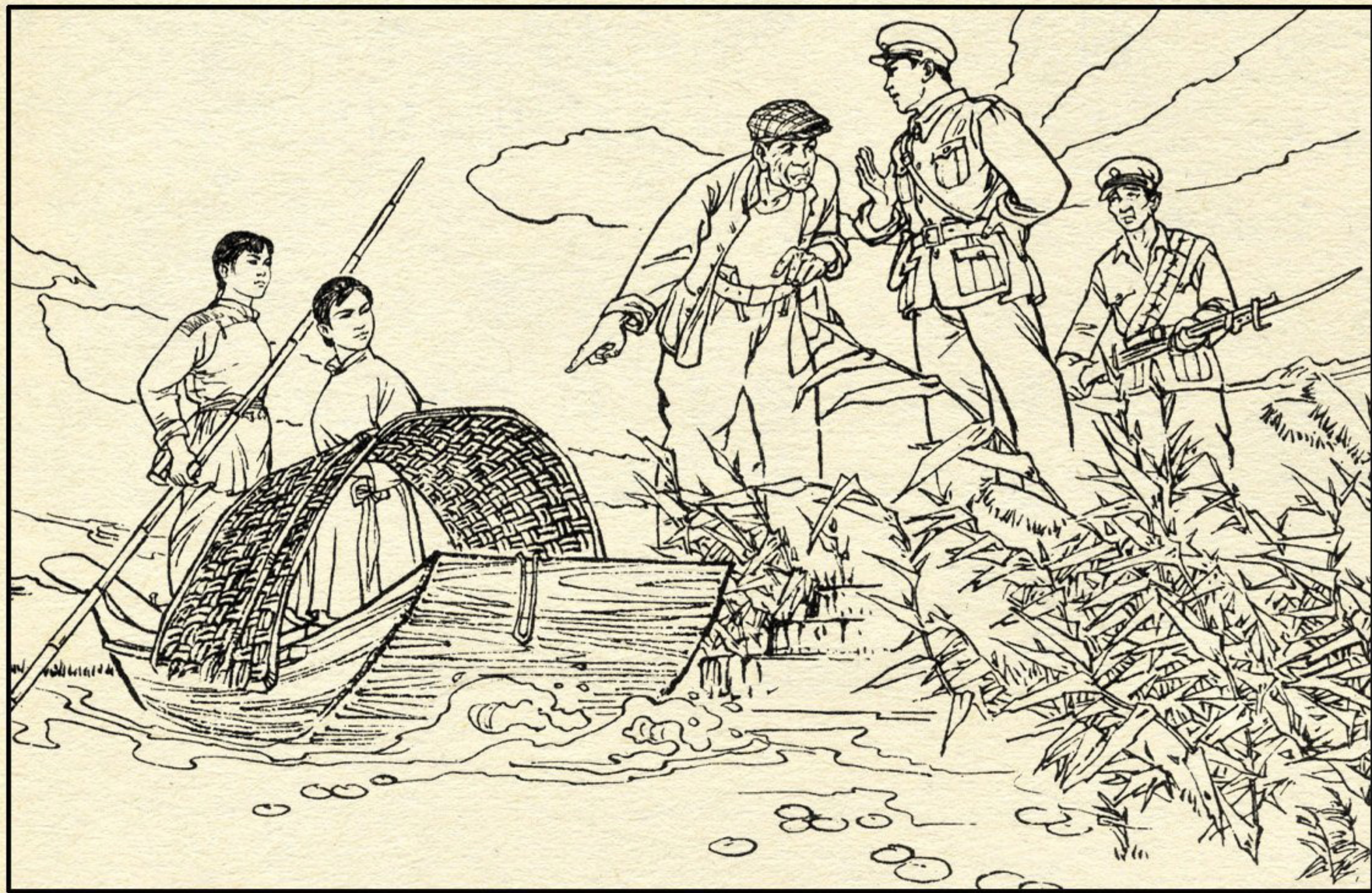
罗四是我游击队打进敌伪内部的共产党员，担任伪军排长。他奉命前来接应，已等了好久，这会见船靠了过来，对身旁的一个伪军说：“你站着，我检查这只船。”说完上了小船，钻进船篷。



他装着检查的模样，与我们迅速地交换了情况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昨夜被水淹的三个家伙爬上岸后，跑回狼窝报告了情况，敌人立即加岗增哨，缉拿我们。他轻声对周水姐说：“你们马上走，这里一切由我顶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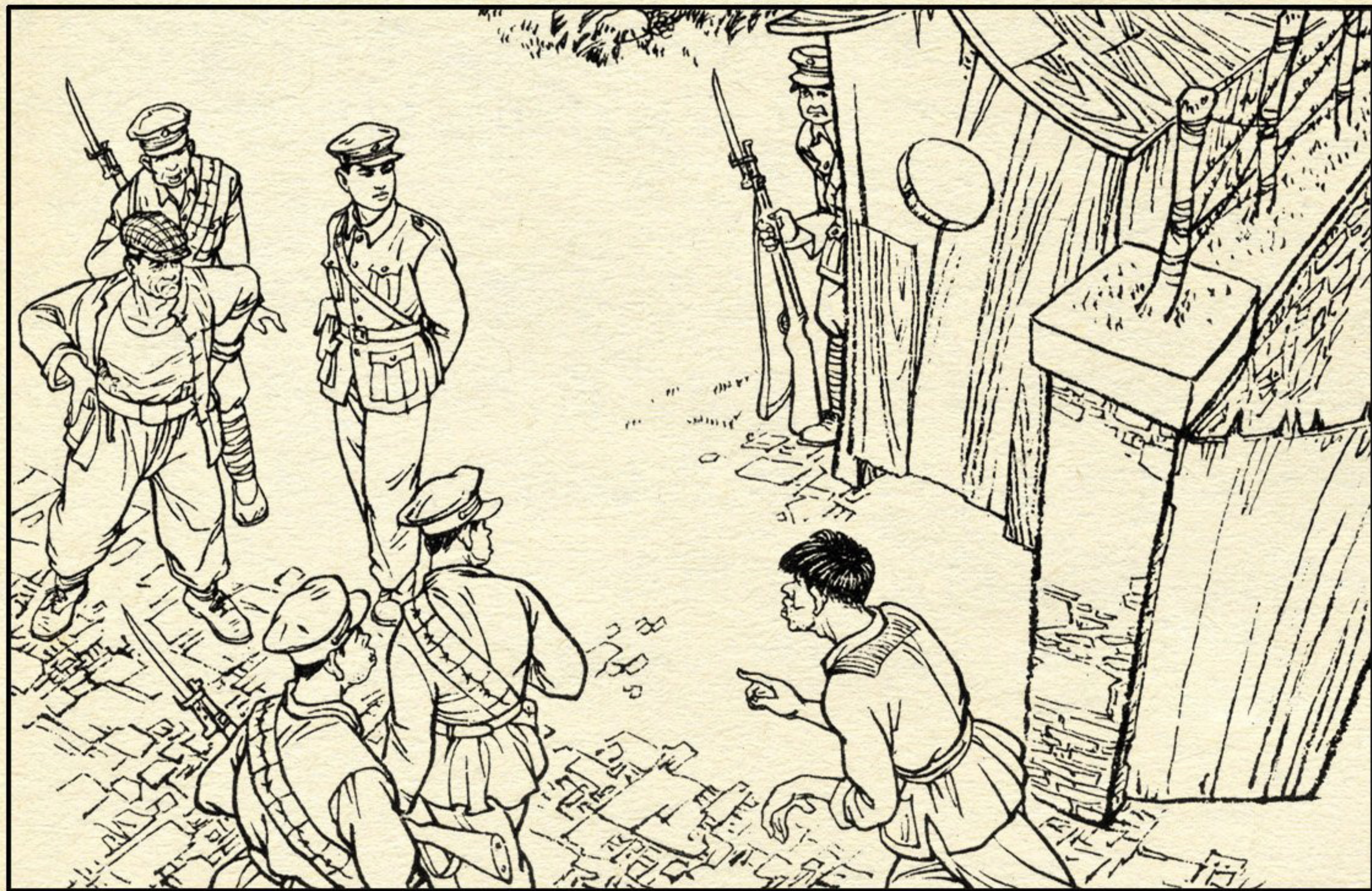


罗四说完，飞步跳上岸来。就在这时，从岗楼里走出一个身穿便衣、腰插双枪、满脸横肉的汉子，这人正是密探队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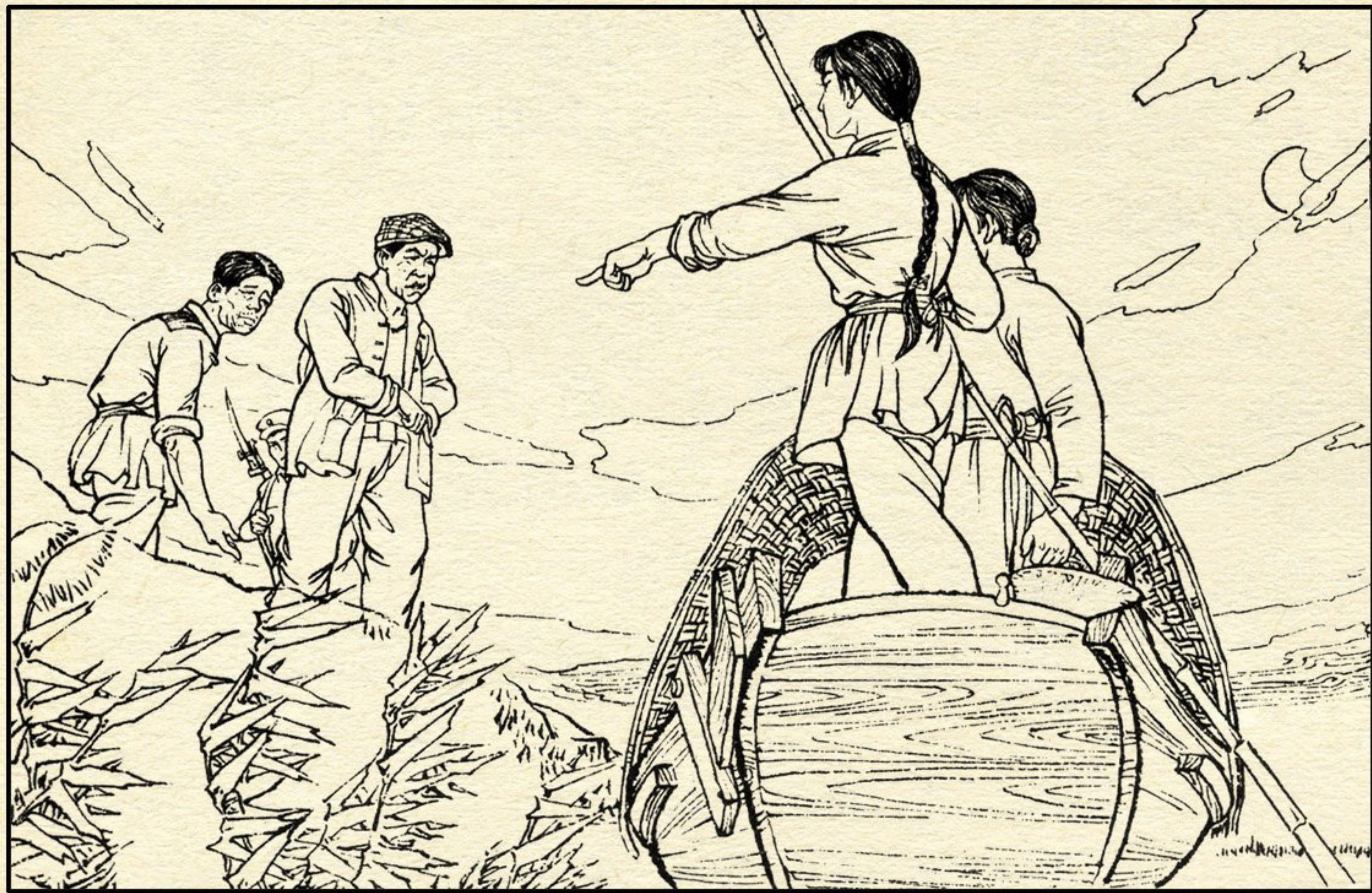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慢！”这家伙对刚要荡开船头的周水姐嗥叫着，又扭转头问罗四道：“检查过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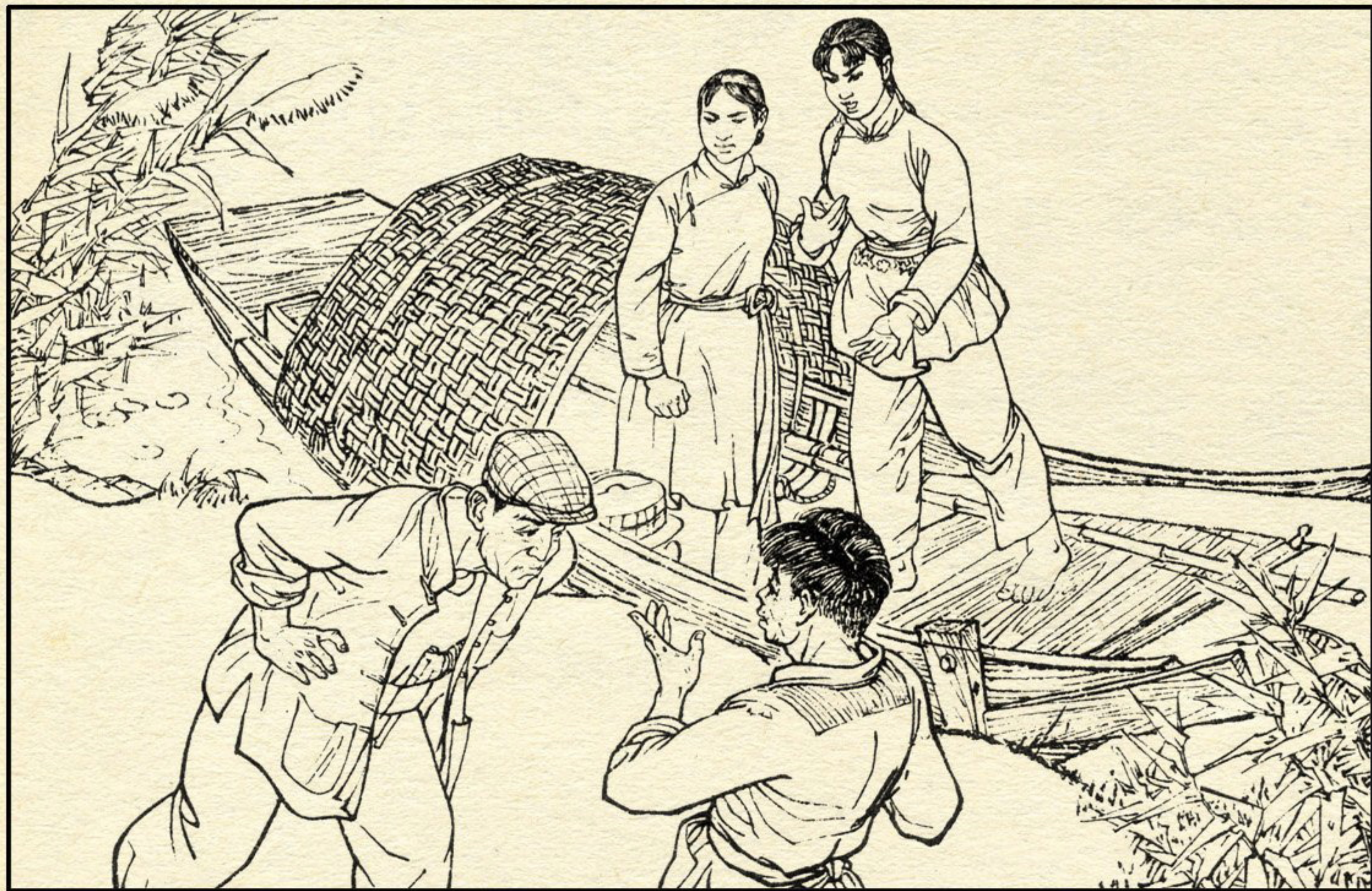
“检查过了。”罗四悄声对密探队长说：“她们说到沙圃镇去，路上碰到几个男人向她们打听山区的路。”



密探队长眉头一皱：“哦？……”
这时岗楼窗口传来母鸭般的叫声：
“队长，是她们，就是她们放水淹我们的！”那人边说边蹦跳着出了岗楼。他叫矮仔福，就是昨晚追赶我们的坏蛋。密探队长听了，两眼一翻，吼道：
“绑起来！”



周水姐屹立船头，手指矮仔福说：“队长，该绑的是他，他骂皇军是鬼子兵，还说要投奔游击队！”密探队长立即明白所谓有几个男人问去山区的路是怎么回事，便假惺惺地说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绑来请赏，要放水淹他们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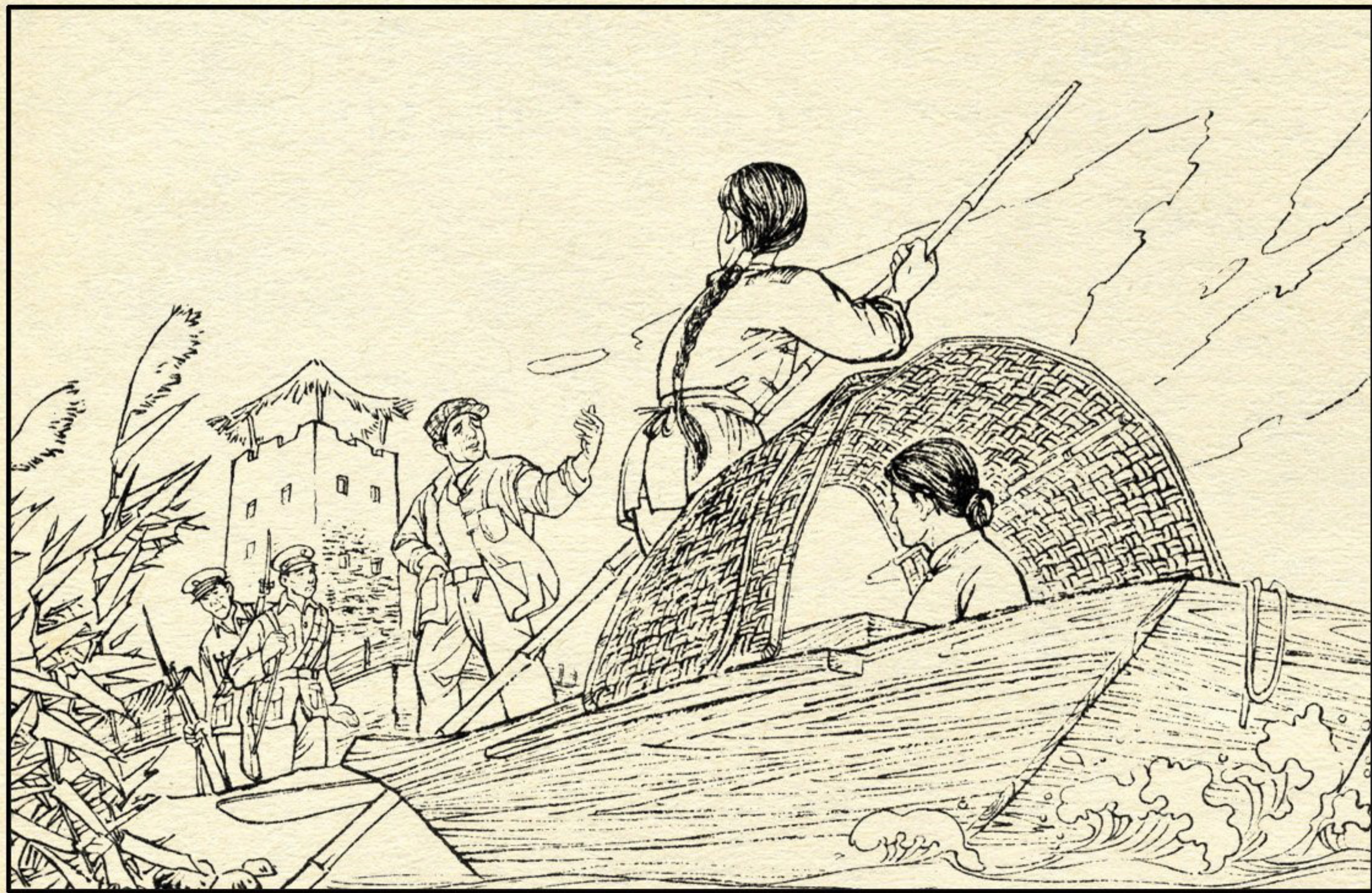
周水姐拍拍手说：“哎呀！我们两个赤手空拳的女人，哪能抓得住三个男人呢。他们又死追着不放，若给他们抓住，还能不遭毒手么！”密探队长狠盯了矮仔福一眼，那眼光在说：“老子叫你们执行任务，你们却追女人去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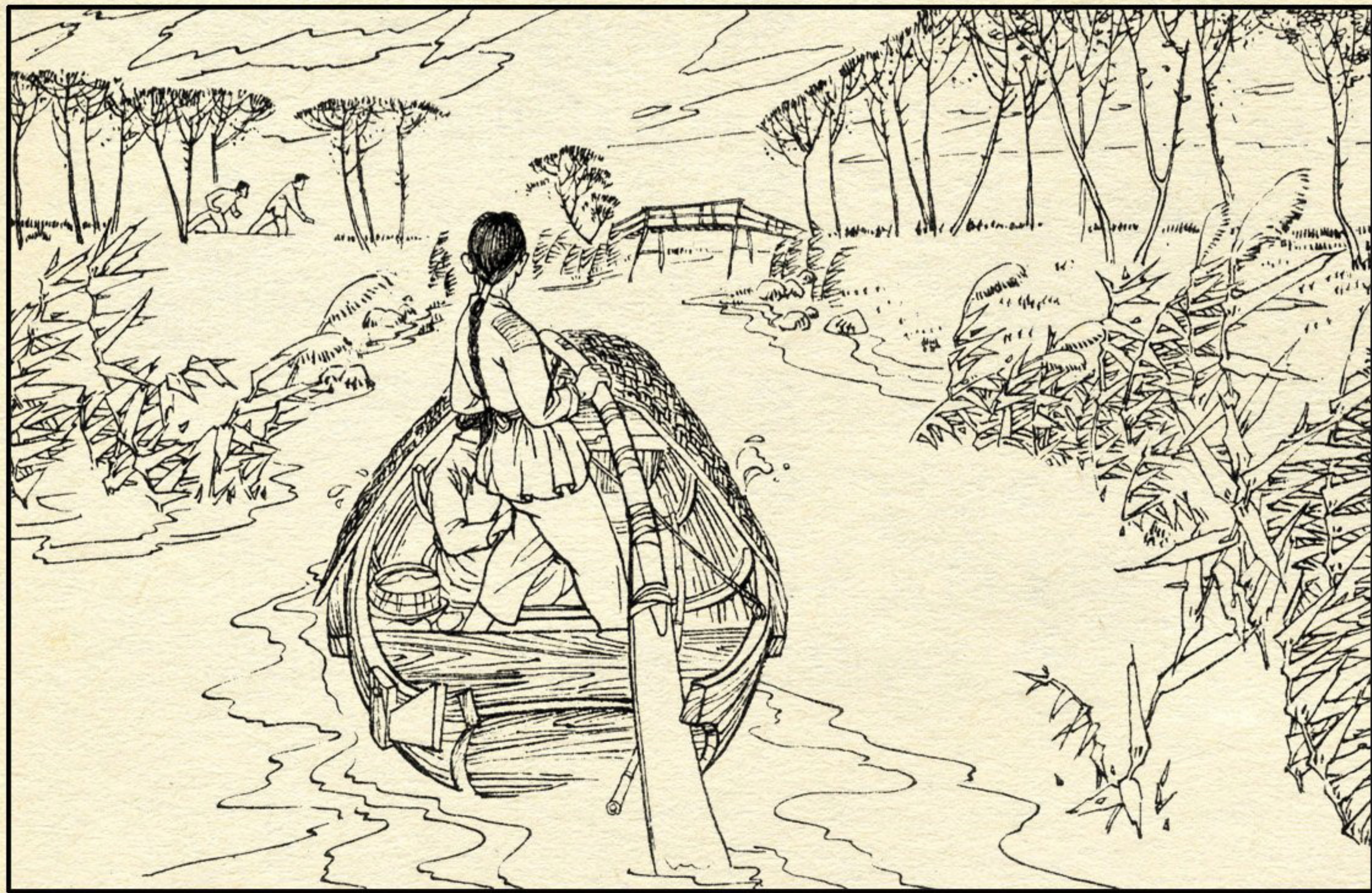
矮仔福听周水姐这么一说，哑巴吃黄连——有口难辩，急得跺着脚，赌咒道：“队长，别……别听她们花言巧语，我敢打包票，她们是共产党。”密探队长沉吟一会，问罗四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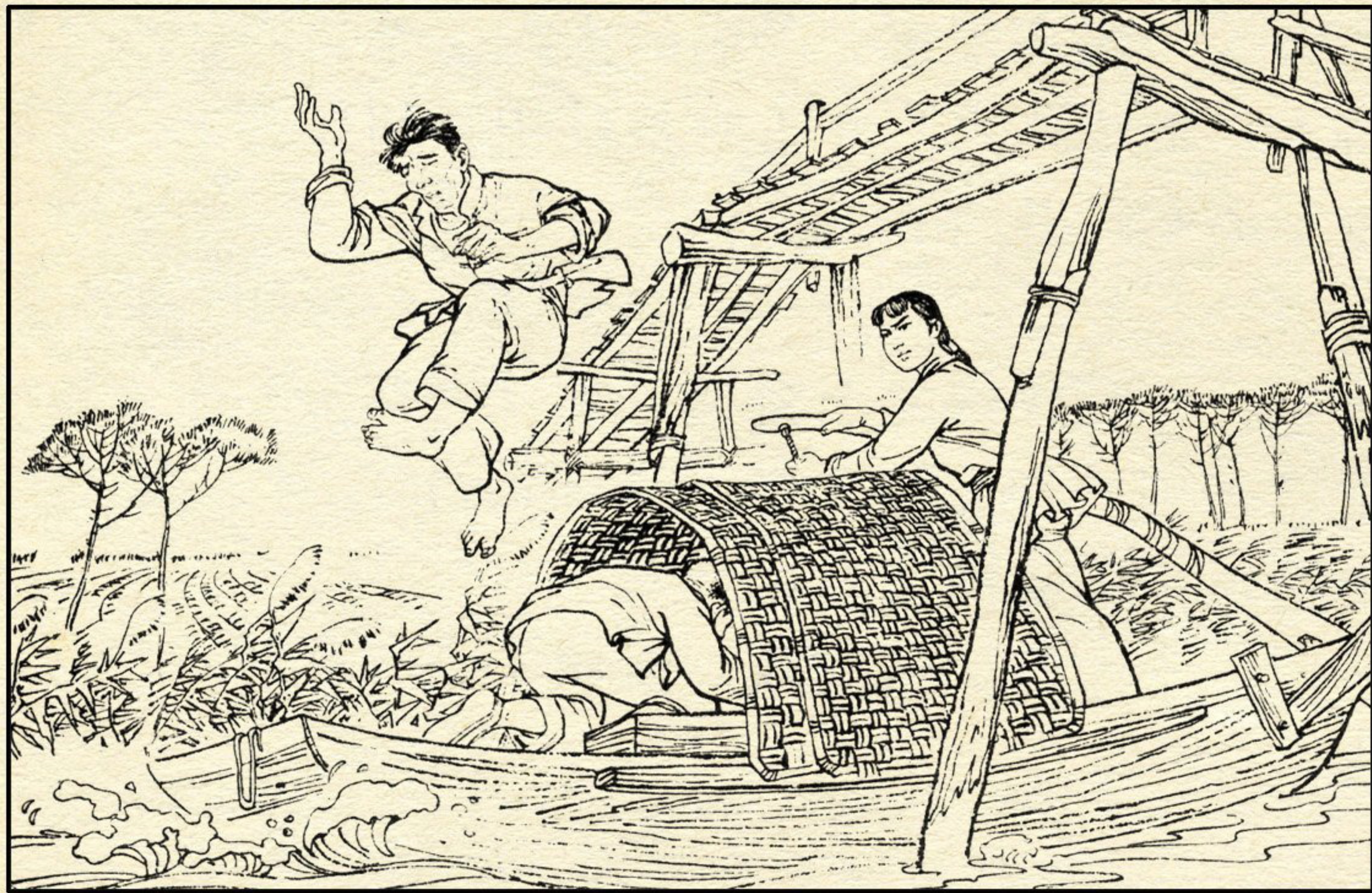
罗四附耳低声说：“我们弟兄平日胡作非为，队长是知道的。可这两个女人敢半夜闯路，放水淹人，也非寻常人物。她们说要去皇军的据点沙圃镇，依我看……”罗四给他“献计”，说来个放长线钓大鱼，跟踪追寻联络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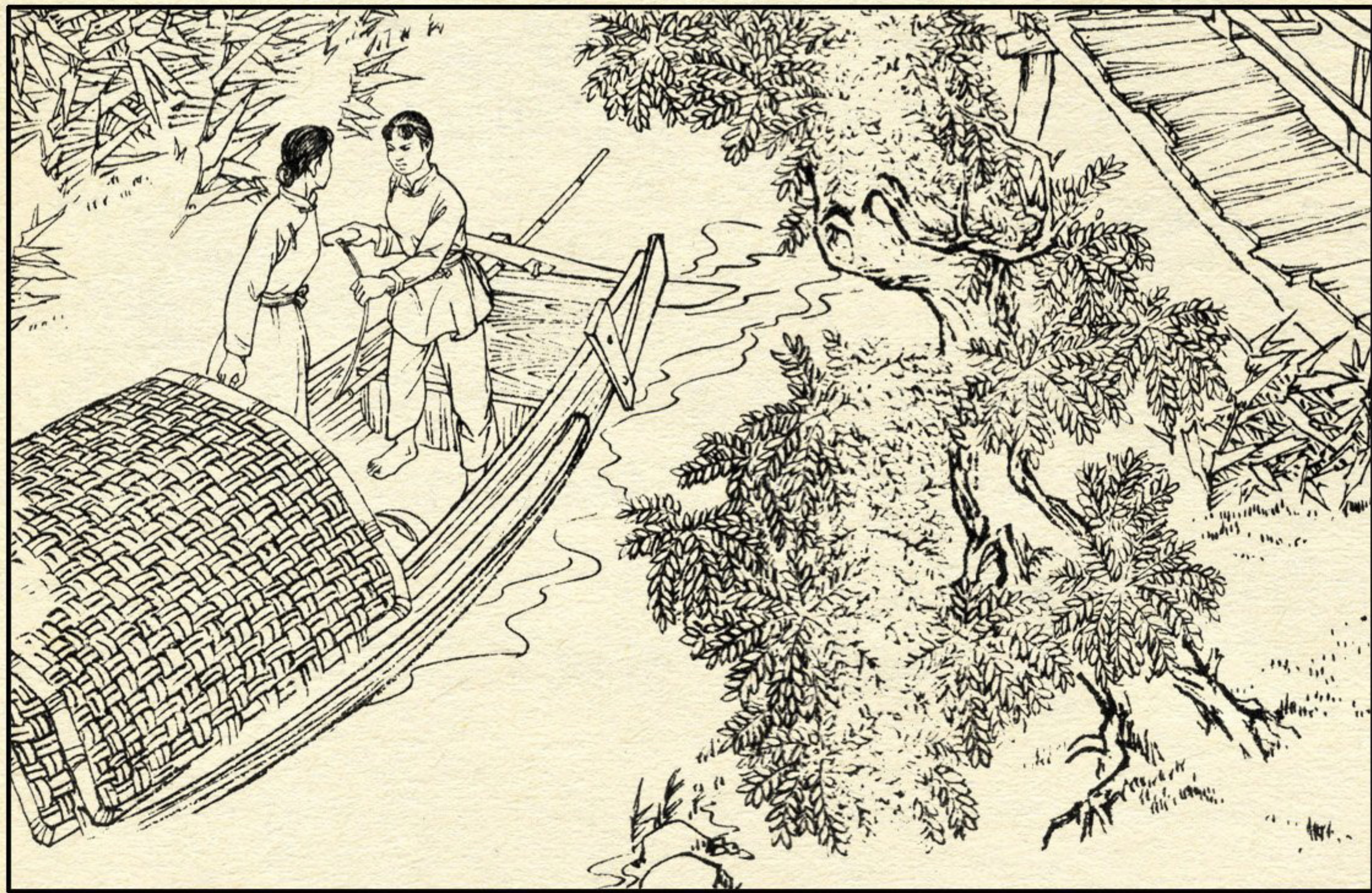
密探队长是个阴险狡猾、急想邀功的家伙，听了罗四的话，眯起双眼，连连点头：“高见！高见！”说完，上前将手一挥：“走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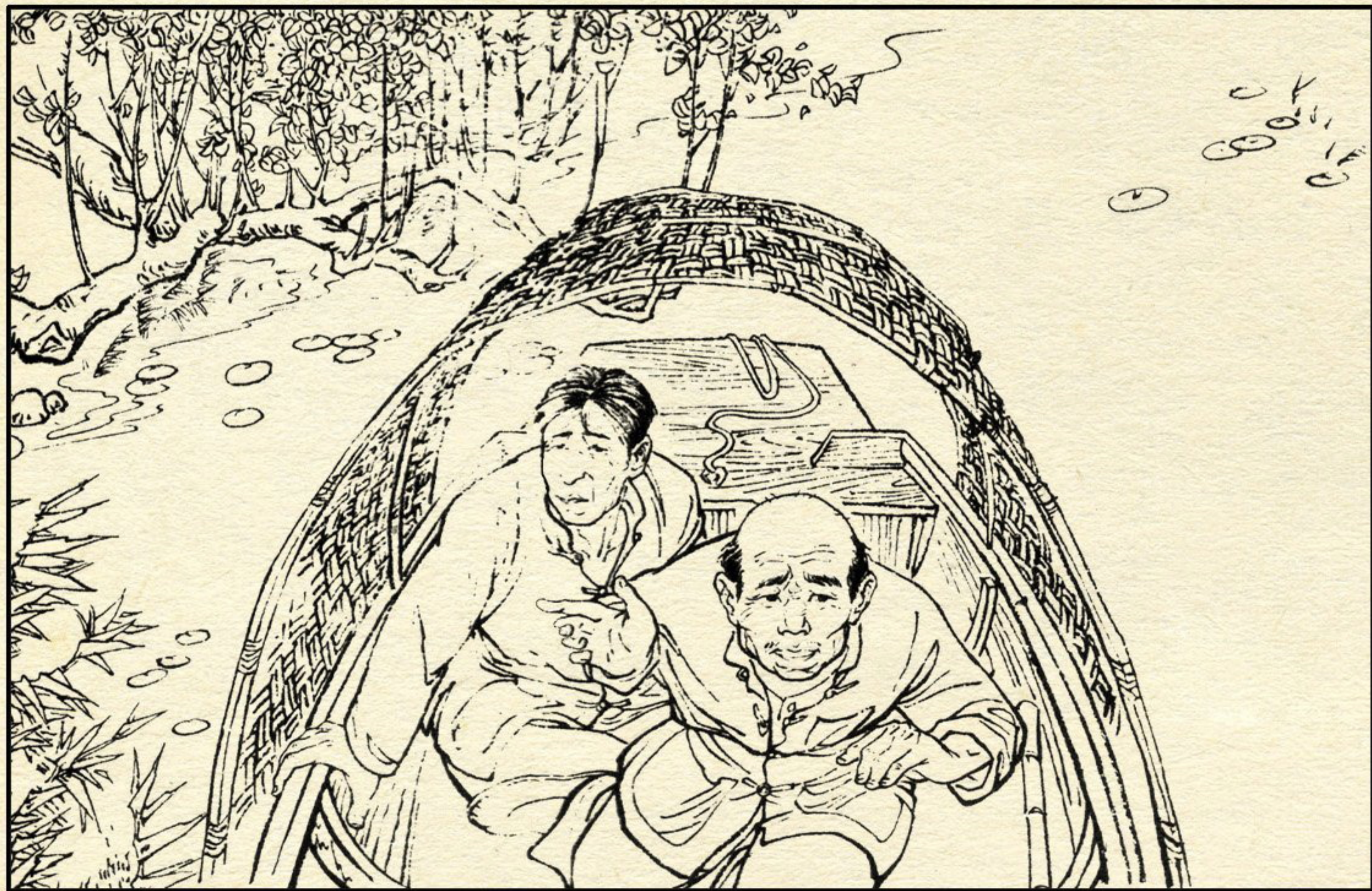
小船离开岗楼，继续前进。这时，月亮躲进乌云里，天地一片昏暗。约莫行了几里，就见一座木桥横在前面。小船刚要进入桥底时，忽听得岸上传来枪声、吆喝声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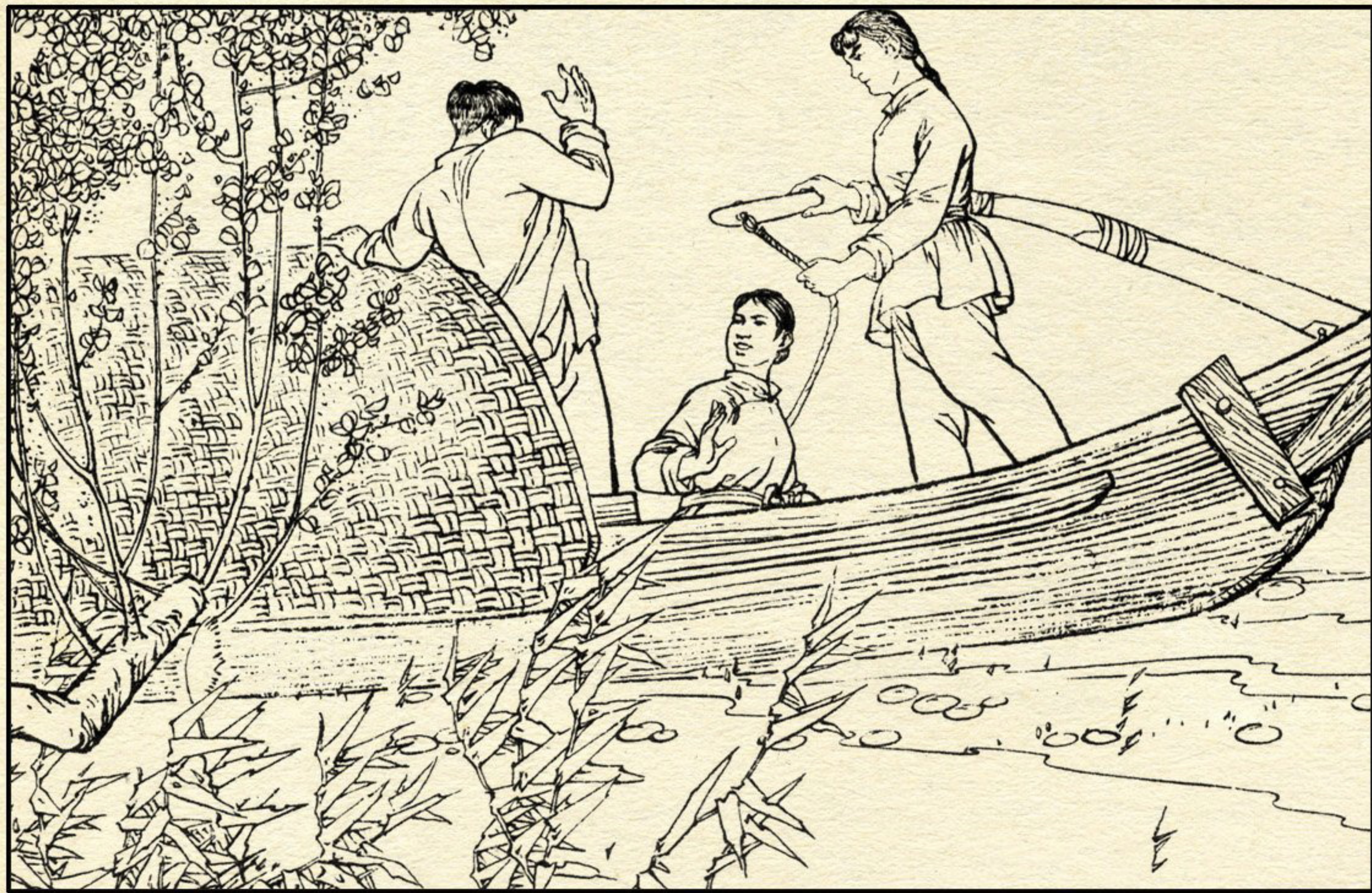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如飞地奔上桥来，恰巧船头已过桥底，这两人纵身跳下船来，低头便往船篷里钻，一边低声说：“大姐，行行好，保长要抓我们去当民夫，救救我们吧！”



奇怪！他们早不来，晚不来，为何船过桥底就到来？而且还是毫不犹豫地跳下，莫非是……我正思考时，依稀闻到舱里飘来一股酒味，便对周水姐说：“快靠岸，让他们去，不要牵连我们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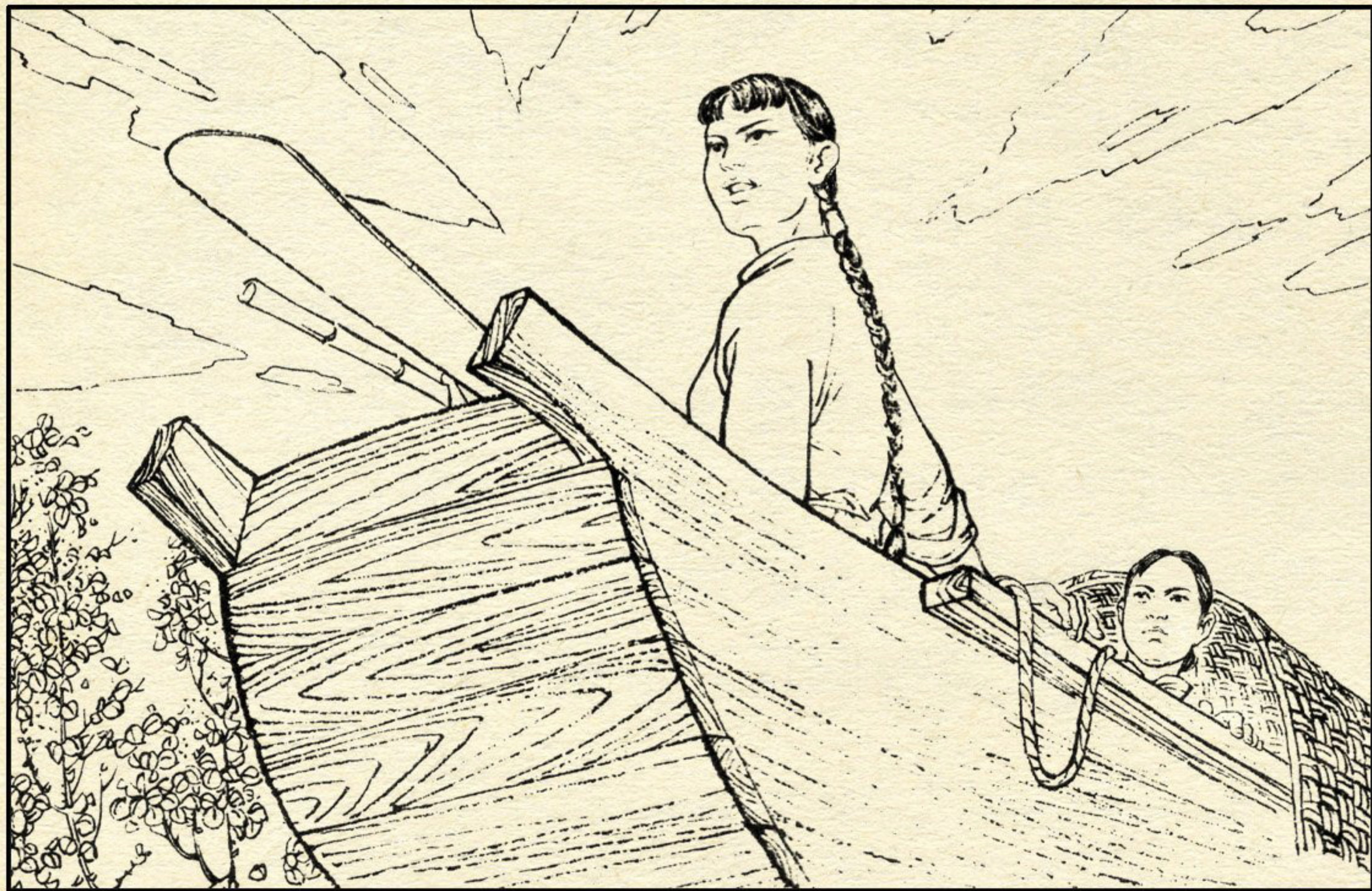
蜷缩在舱里的两个人一听，立即钻出来，一个矮墩墩的哀求说：“大姐，我们上不得岸哟，你救救我们，把我们送得远一点吧！”说完，死赖着不肯上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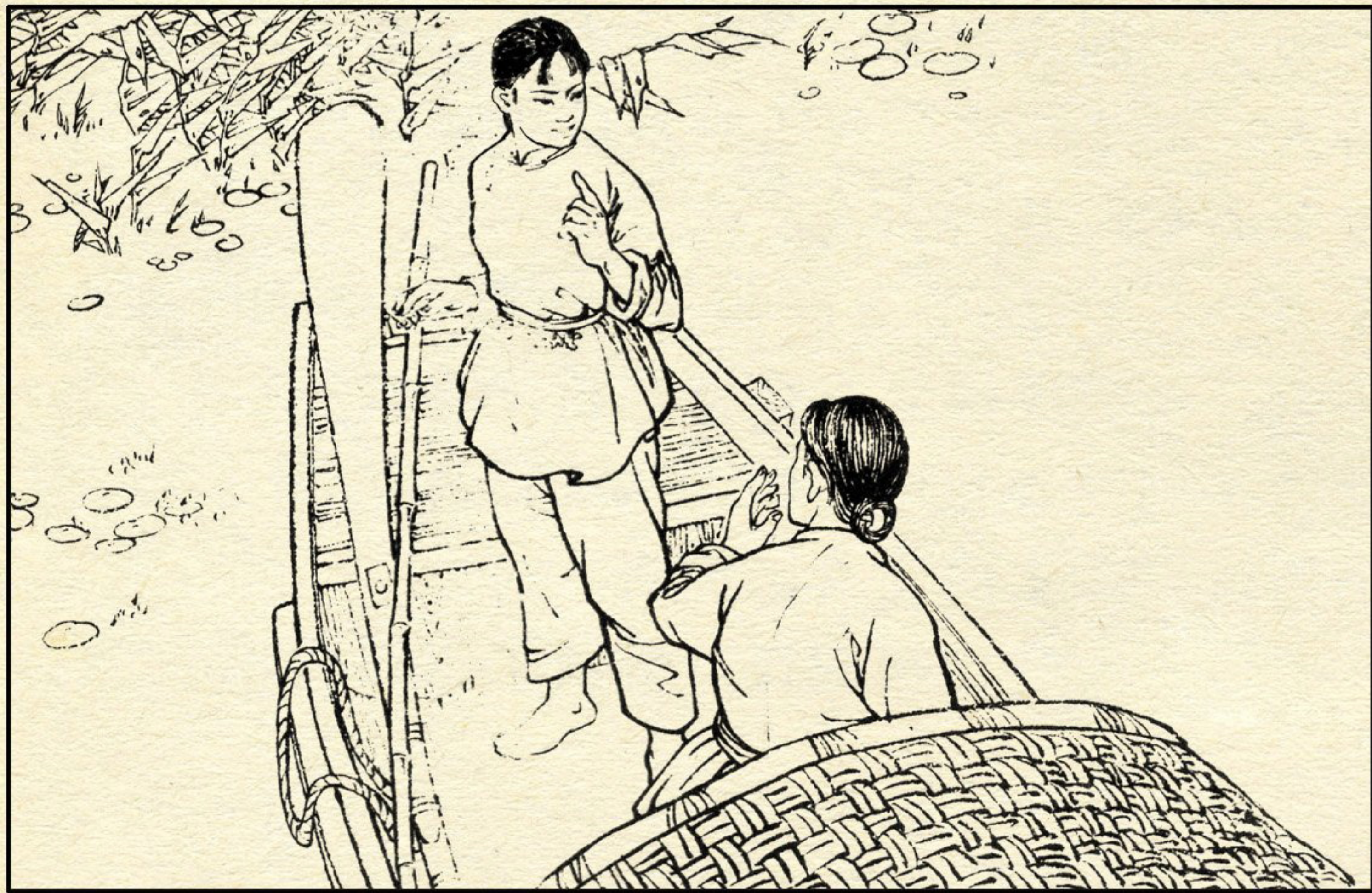
我假装招呼，把手往另一个瘦高个腰间鼓起的地方一擦，碰到一件硬梆梆的东西，那人触电似地跳了起来，小船晃了几晃。我心里都明白了，笑着说：“有话坐下讲，船小易晃，当心掉到河里。”



船又行了一阵。突然听见“嚓”的一声，那矮墩墩的家伙在点火吸烟，我凭借火光，注目望去，不觉一怔：是乌培仔。这个原在七区破坏抗日的密探，我们几次要处死他，都被他逃脱，今天可饶不了他，得赶快告诉周水姐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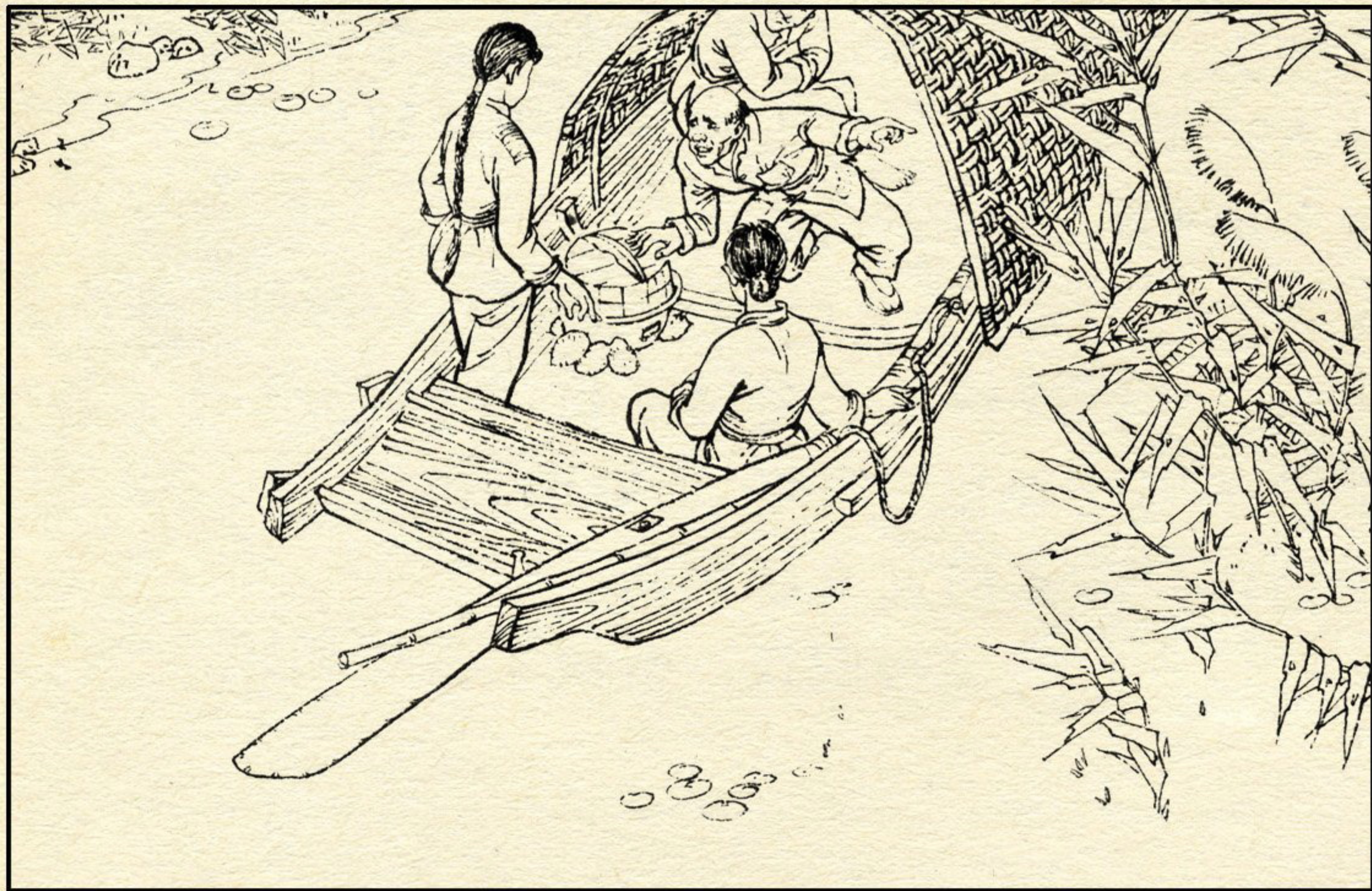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正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水姐，却见她放下橹，唱起咸水歌来：“两条毒蛇盘路中，不除毒蛇路难通——”



我一听，暗暗佩服她的机灵，假装不高兴地说：

“大姐，唱什么歌呀，我是奔丧急事，快摇船吧！”只见周水姐霍地站起来：“你说得倒轻巧，我又不是铁铸的，摇了这么多路，又饿又累，我要吃点东西再摇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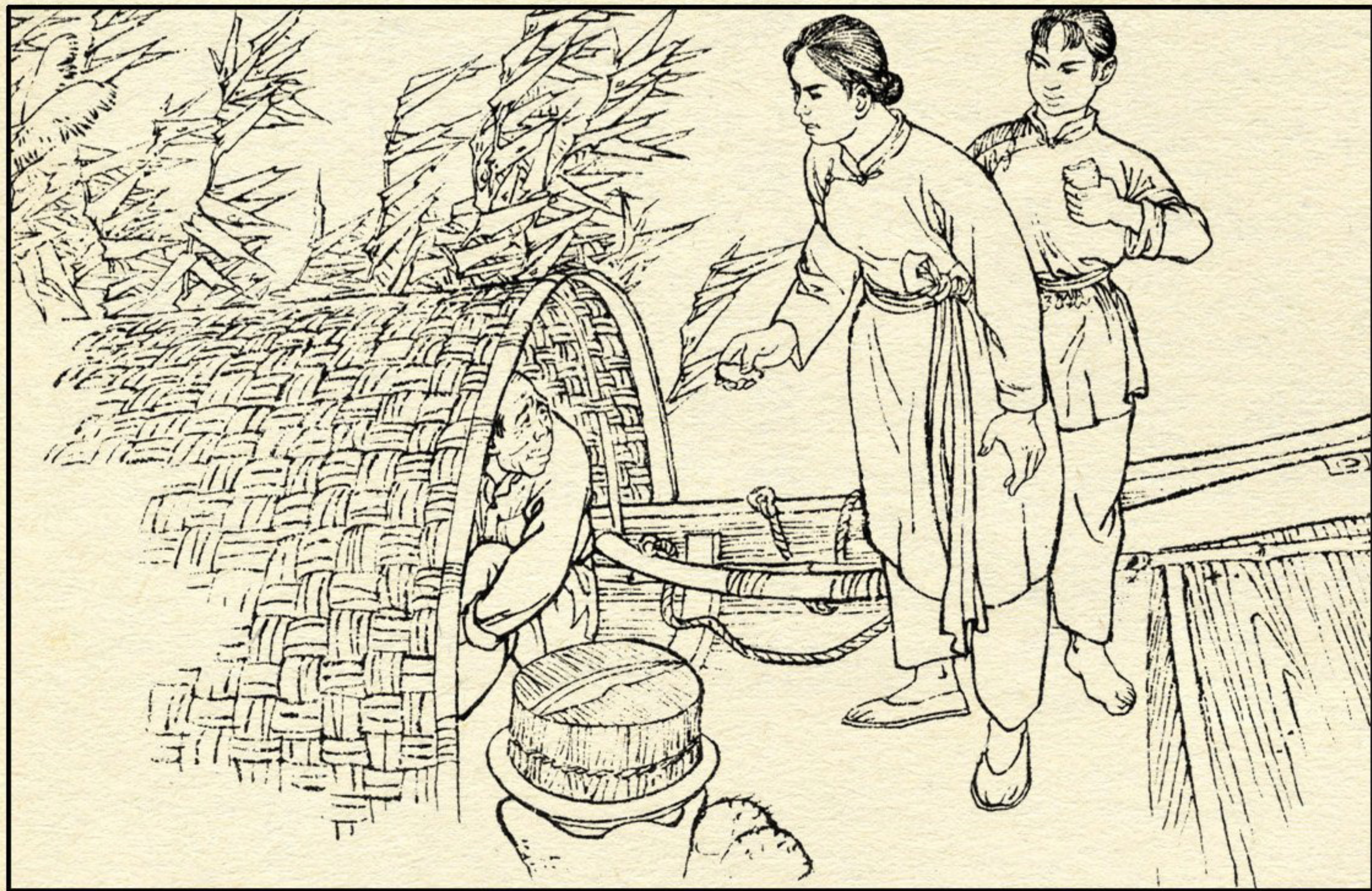
乌培仔听见周水姐说要做饭吃，连忙说：“大姐，半夜三更还煮什么饭。前面快到沙圃镇了，我舅父在镇上茶楼掌锅，到时我请你们上茶楼去，什么咕噜肉、五柳鱼、霸王鸭、冬菇鸡，管你吃个饱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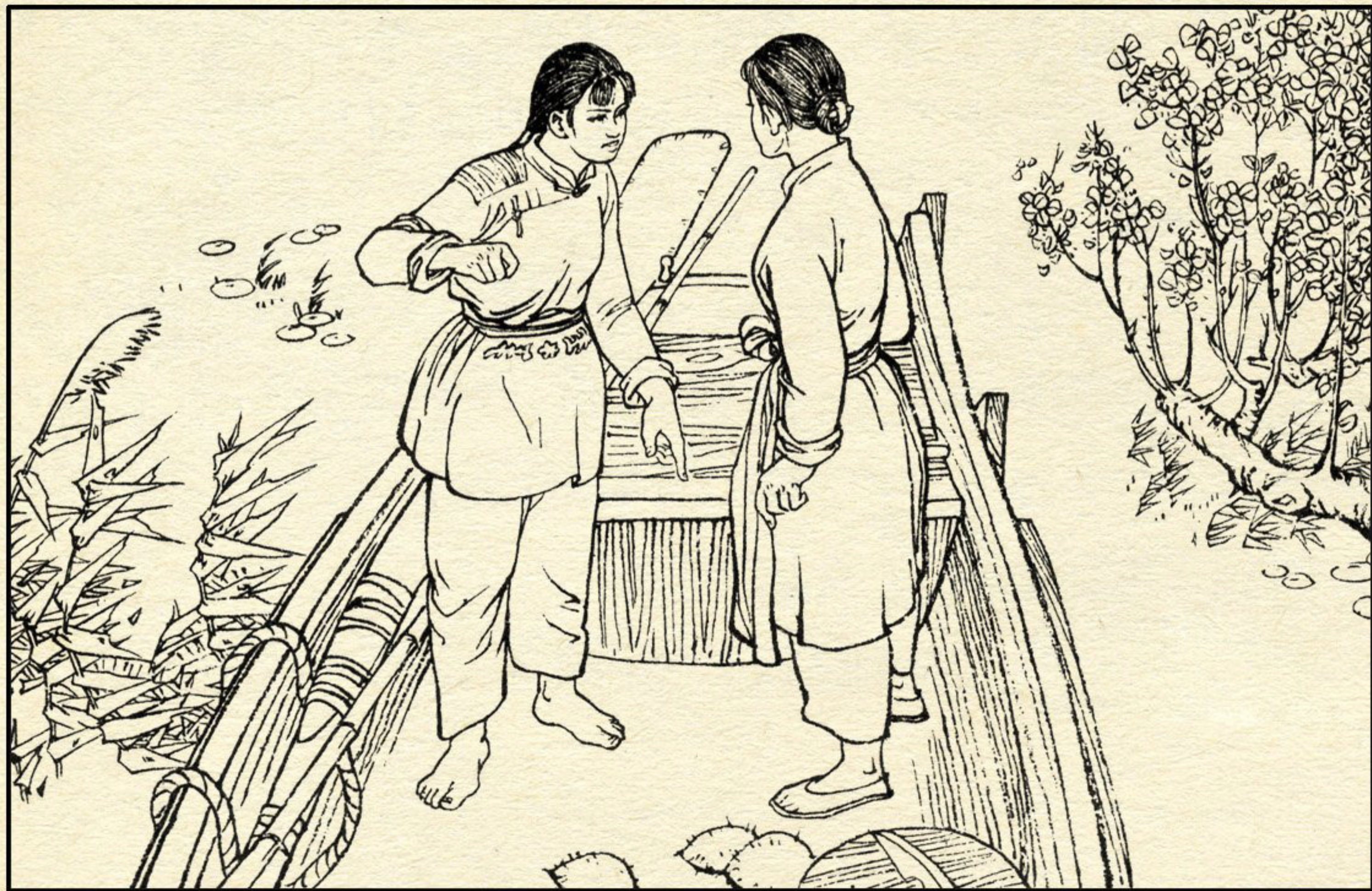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可没那个口福。”周水姐说完从船舱里拿出两个番薯。乌培仔拦住她说：“大姐，刀在哪里？我来帮你削。”周水姐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把番薯放在河里一洗，吃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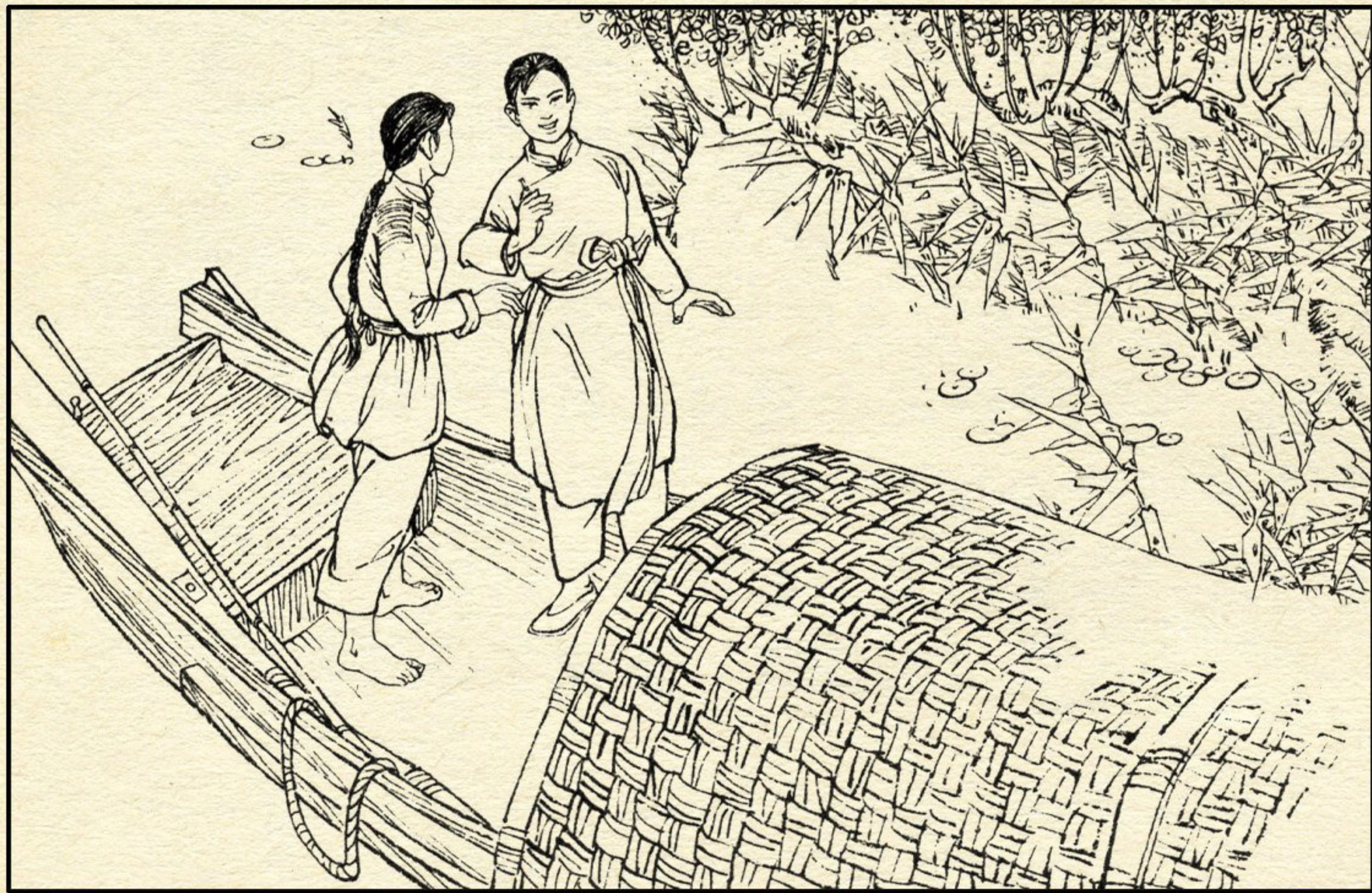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，周水姐原想趁削番薯的机会，先出其不意干掉一个，再合力干掉第二个。现在敌人防备这么严，这办法看来行不通了。若翻船下水，也不行，他们都是些水鬼。左思右想，我俩一时没有妥善的办法。



周水姐嘴里吃着番薯，心里思忖着办法，为了默契配合，我捡起一个泥团，用力往岸上一掷，嘴里对那两个家伙骂道：“你们上船不洗脚，连泥也带上来，这么脏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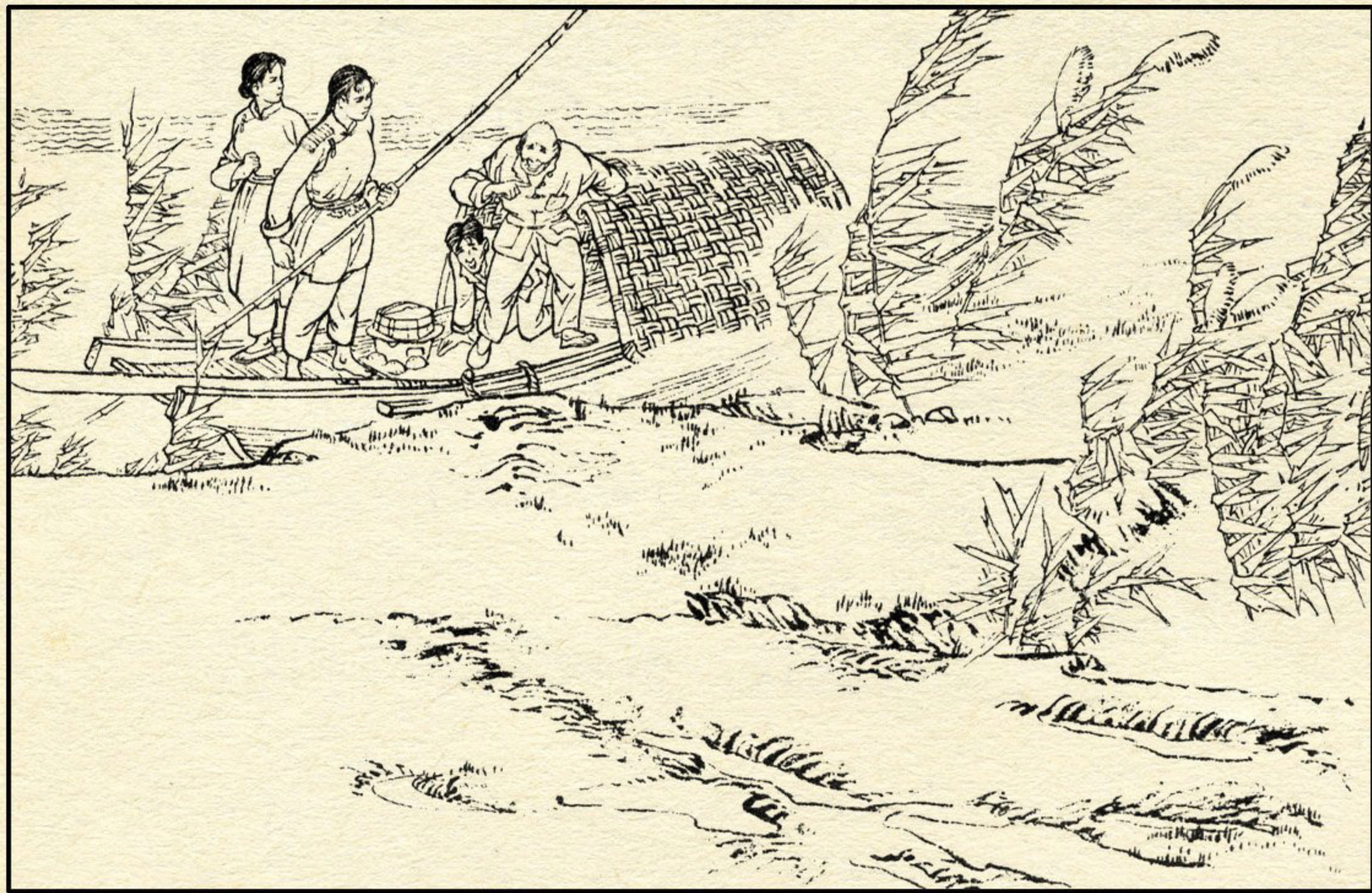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一招可真灵，周水姐立即会意：到岸上干掉他们。她见前面堤边有一片泥滩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她走过来，踢我一脚，生气地骂道：“你穿着孝鞋，也该讲个吉利，不要乱踩我的番薯，我踩在哪里，你就踏在哪里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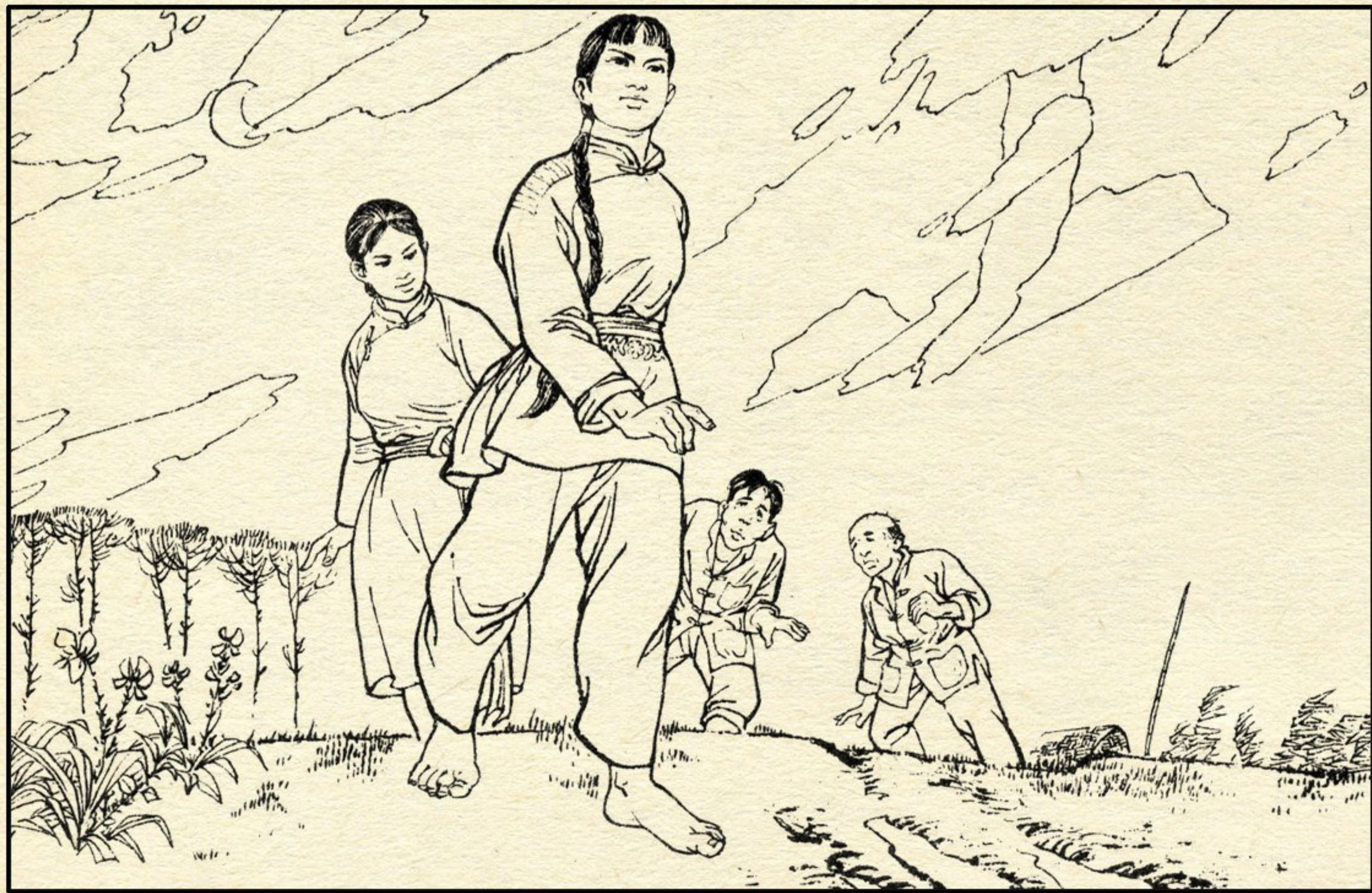
我明白周水姐话中的意思——上岸后踏着她的脚印走，便应道：“看见啦！再不踏你的番薯就是了。”



周水姐说完回到原处，执橹在手又摇了起来。船行驶了几十丈路，在泥滩边停了下来。乌培仔见船泊在那里不走了，忙问怎么啦？周水姐说：“你没看见小河已见底了，走大河要兜圈子，我们抄旱路走，近一半呢！”



乌培仔贼眼一溜，心里可乐了。他想打这儿走，前面有个锦沙村，村内有一个保安班，一个密探组。到那里，只要一声哨音，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。于是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对，打这儿走，近一半路！”



这时月亮恰好钻出云层，依稀有些亮光。周水姐首先跳下船，乌培仔怕我冷不防会给他来一手，就让我跟上，叫瘦高个走在我后面，自己走在最后。他以为这样一来既能监视，又不会受袭击，可保险啦。



周水姐借着月光，辨着泥滩上杂草的颜色，轻捷地走着，我踏着她的脚印，快步跟上。没多久，忽听见背后“啊”的一声，回头一看，那瘦高个矮了半截，陷进了泥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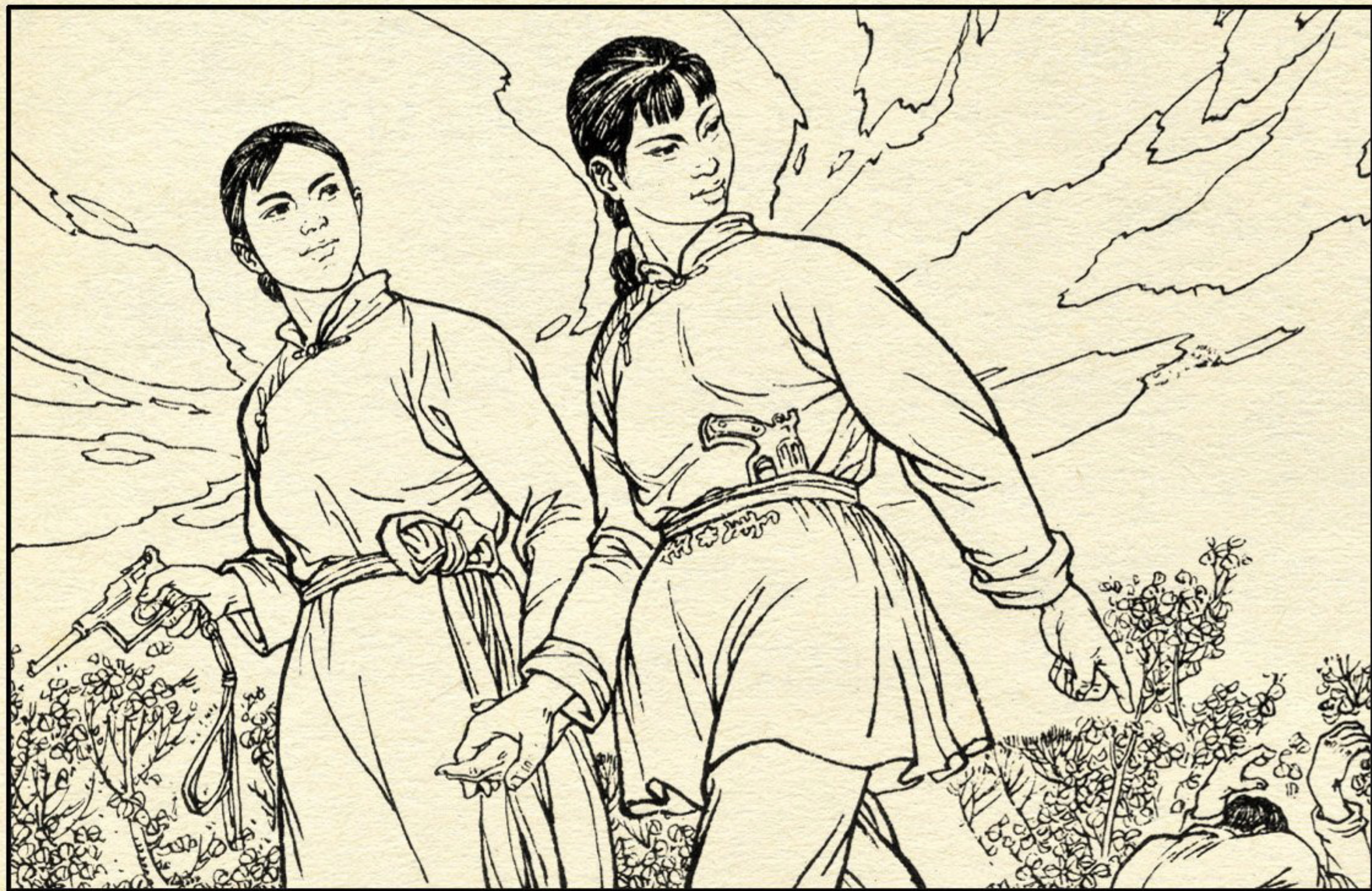
乌培仔正想跑前去拉，突然觉得脚下一软，淤泥到了膝盖，再一挣扎，就漫上了大腿。他拼命高喊：“大姐，拉我一把！”原来这潮水上涨形成的草滩，农民凭草色，能分辨哪是实地，哪是泥潭，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呢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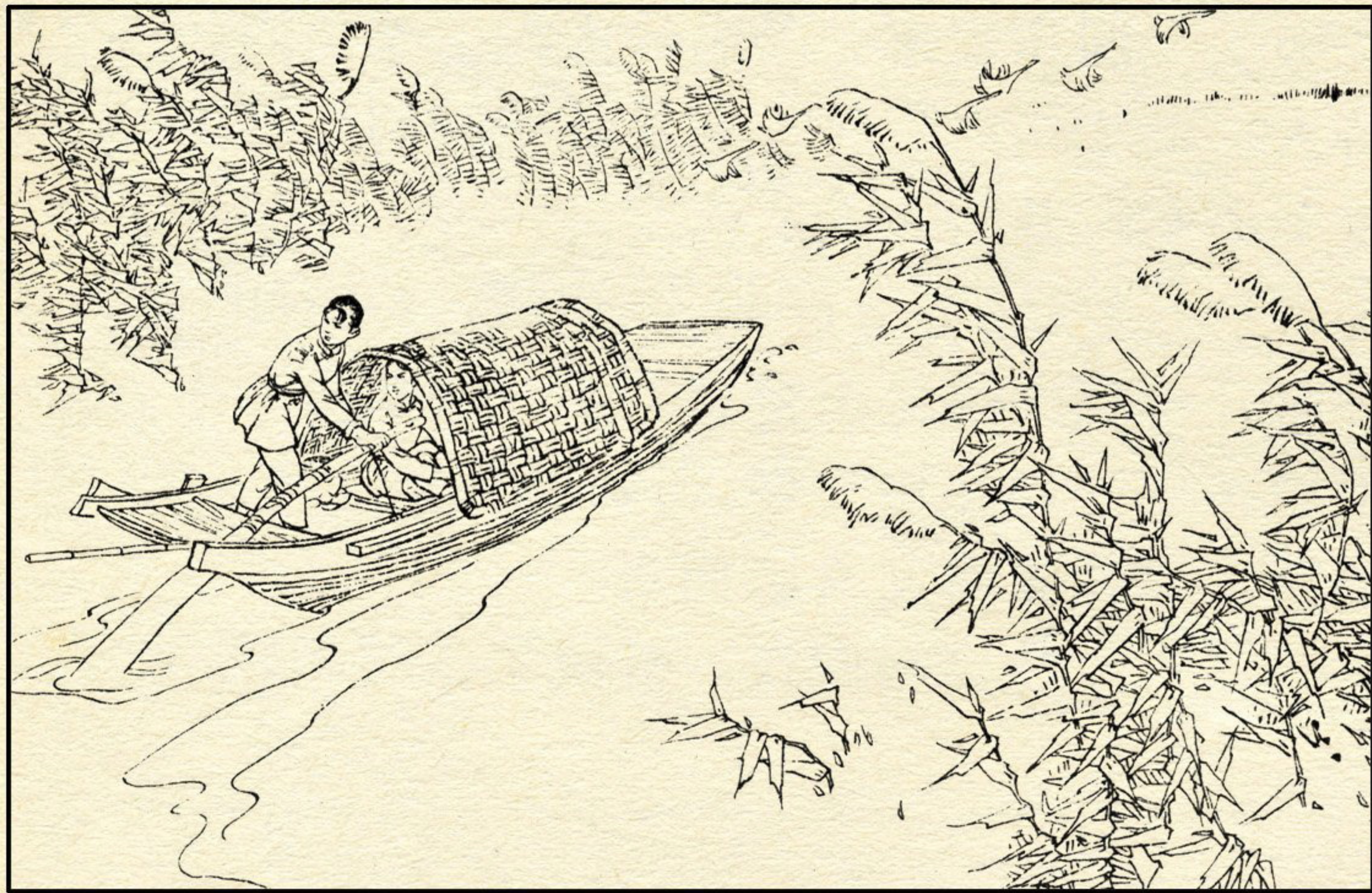
周水姐见敌人中计，向我使了个眼色，说声：“我们一人拉他一个。”返身走到瘦高个面前。那家伙忙把双手伸了过来，周水姐乘其不备，迅速地取下他腰间的手枪，吓得他目瞪口呆，动弹不得。



乌培仔见情况不对，却先拔枪在手，刚要扳机，我一拳朝他握枪的手腕打去，在这枪被打脱手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子弹横空飞去。我从周水姐手中接过枪，结果了乌培仔的狗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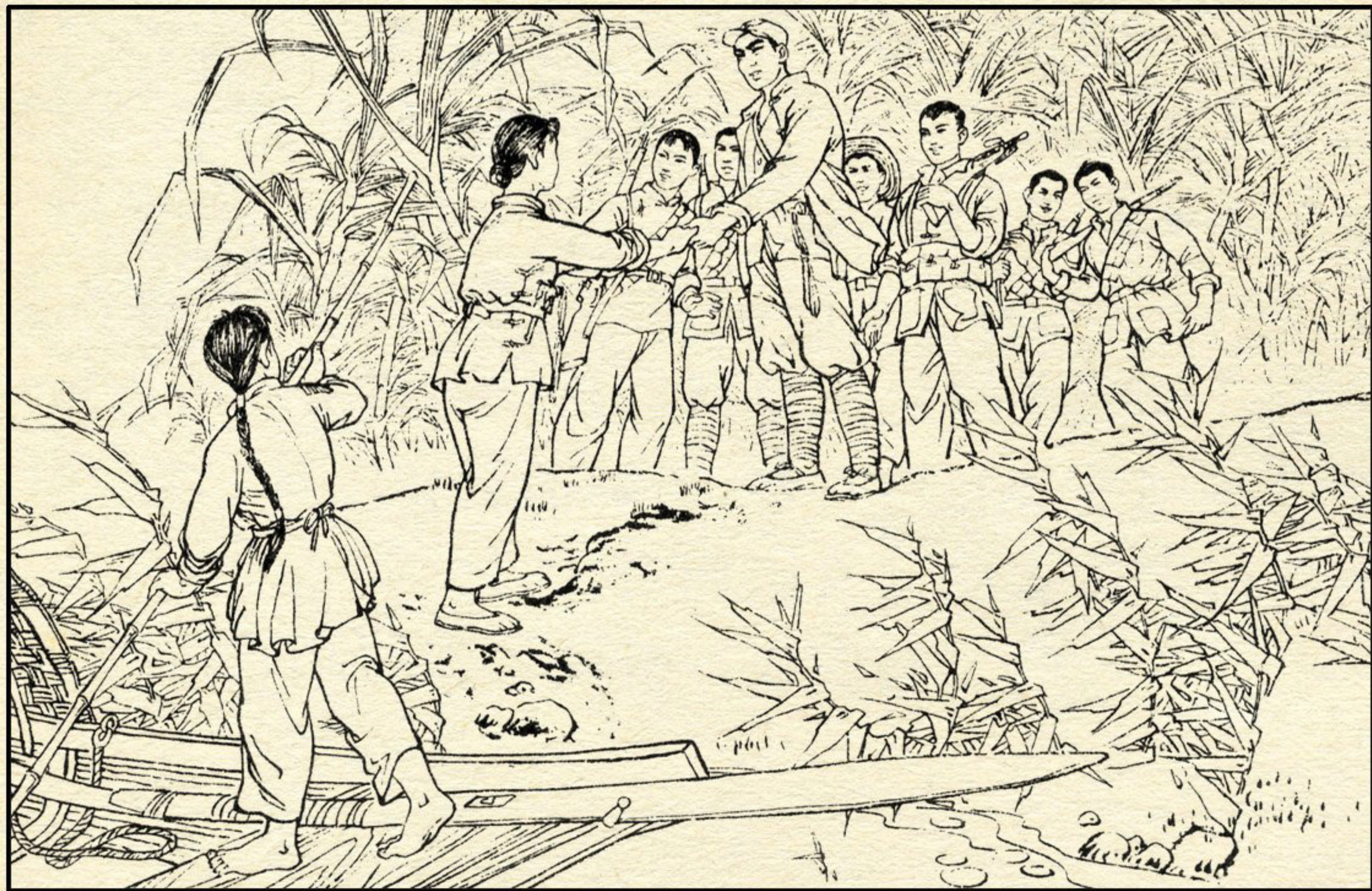
周水姐指了指陷在泥潭里吓昏了的瘦高个，说道：“留下他，让他回去报丧吧！”她拉着我的手，朝小船奔去。



我们又回到小船上，急急向对岸驶去。约莫过了半个小时，小船的前后响起了“突突突”的马达声，敌人的汽艇闻声赶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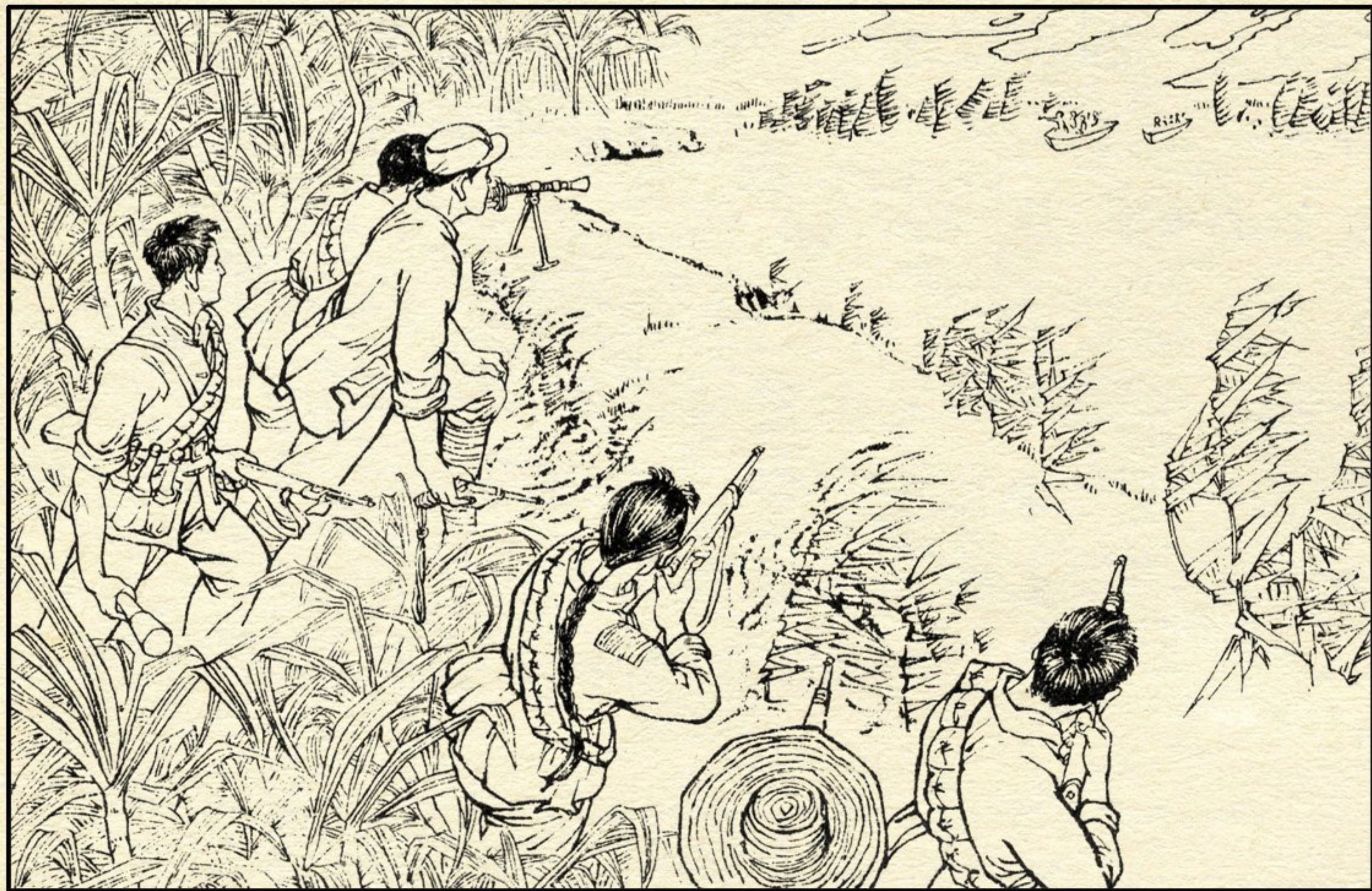
周水姐回顾一笑说：“来迟了！”一语未毕，岸上响起六下有节奏的掌声。“方姐，接应我们的人来了！”她高兴地对我说。我随即把暗格里的枪取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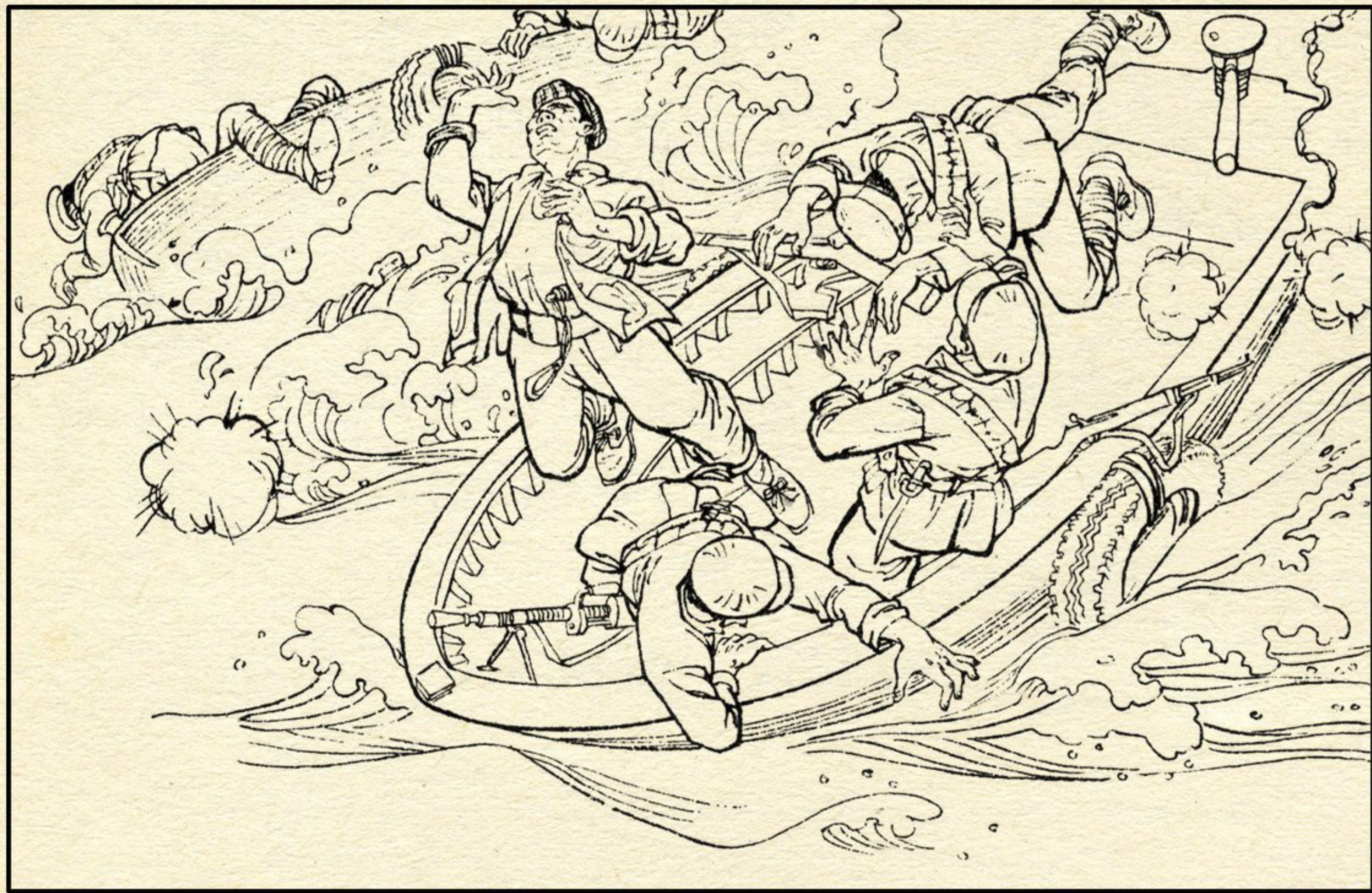
船贴近了岸，守候在蔗林里的十多个民兵迎上来，为首的是双沙民兵队长老梁。我跳上岸，紧紧地握住老梁的手说：“谢谢同志们，你们辛苦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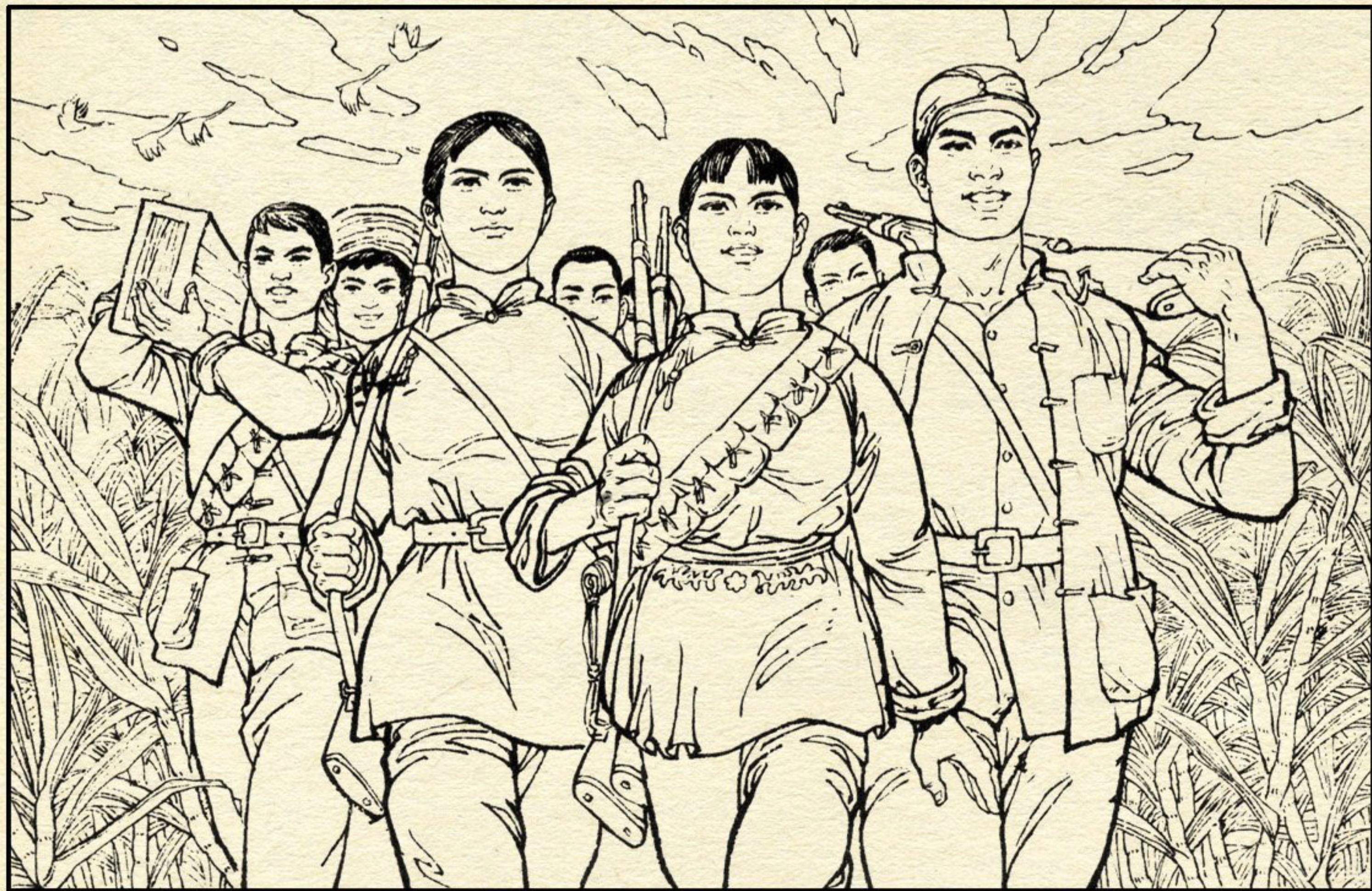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马达声越来越近，周水姐侧耳一听，对梁队长说：“老梁，这是一种尖头秃尾没盖的小汽艇，最多也只能坐五个人，我们干它一场，再缴几支枪回去。”梁队长看了下地形，两岸是蔗林，极易埋伏，就说：“好，干吧！”



不一会，两只尖头秃尾的敌汽艇果然来了。我一看，前艇坐着四个人，打头的是密探队长，后艇坐着五个人。这些家伙除了各备一支长短枪外，还有两挺机枪哩！



汽艇很快进了伏击圈，只听梁队长猛喝一声：“打！”周水姐的子弹立即穿进了密探队长的胸膛！其他的敌人还未弄清怎么回事，就已全部报销了。



打扫完战场，
已是东方欲晓。我
们一行人携着战利
品，迎着曙光，向
双沙奔去……



女 交 通

原著 余 松 岩

改编 丁 国 联

绘画 上海市美术学校第五期
工农兵美术创作学习班供稿

上 海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上海绍兴路5号

兵 革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

上 海 市 印 刷 十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1 8/32

1976年8月第1版

1976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8171·1665

定价: 0.08元